



傲居集五

襍著一

定海黃式三

語

論語管窺敘

管窺舊名後案以壽列何氏集解朱子集注故也嚴鐵橋

馮柳東二先生言舊解人所習見不必錄今從之略加增

刪而易名管窺焉夫自元明以來數百季聚天下之才人

學士使之戮力于論語故說之者多不佞絜無門戶之見

急分漢學宋學故采之也備如人不知而不愠采皇疏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二說又兼阮氏雲臺說為知命孝弟為

傲居集

襍著一

傲居遺書
之六

仁之本采後漢書延篤傳東發日鈔傳不習乎說申何采

邢疏金仁山千乘乘用百人采沈果堂本孫子杜注千乘

所出之地方三百里有奇申馬以孟子三等之封為班祿

之制采葉秀發惠半農行有餘力說采王氏論衡雖曰未

學必謂之學說采陸稼書無友不如己者采陸子靜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說采呂伯恭汪容甫因不失親采武虛谷

告往知來采沈麟士蘇子由思無邪說采馬貴與四十不

惑采張子厚蘇子由五十知天命采劉子政程易疇弟子

服勞先生饌采劉氏駢枝溫古知新采王氏論衡周而不

比采段氏說文注子張學干祿采趙鹿泉孝乎惟孝采王
西莊車輓軌說采戴東原八伯說采吳斗南以雍徹采季
明德射必有爭駁方望溪以申射義後縈申鄭孔禮後采
陸稼書媚奧媚竈說參顧亭林射不主皮兼馬注程叔子
關雎采李安溪說武未盡善申鄭君說朝聞道夕死采漢
書黃霸傳新序襍事一唐書郭子儀傳王伯厚集無適燕
莫申鄭君說忠恕一貫兼采顧亭林阮雲臺喻義喻利申
董子勞而不怨說采皇疏呂伯恭數斯辱數斯疏申孔吾
斯之未能信說采丁小雅乘桴浮海說采陸稼書無所取

傲居集

雜著一

二一

傲居遺書
之六

材說采欒肇時迺庵聽言觀行說采陸稼書賜也非爾所
及說兼采程易疇段懋堂集子路有間說采唐韓子三思
後行申鄭兼左傳杜注可也簡引劉氏說苑左邱明卽作
春秋傳之左氏采汪容甫段懋堂犁牛采惠半農劉端臨
日月至引皇疏求也藝引史記世家之六藝中道而廢引
表記女爲君子儒引金仁山王會之李安溪質勝文文勝
質引儀禮聘禮記韓非子說難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引陸
氏釋文先難後獲引范武子劉原父子見南子引史記世
家皇疏釋文燕居引洪筠軒志於道引陸氏新語自行束

脩申孔鄭又引後漢書子在齊聞詔采武氏經讀攷異五
十學易兼采史記程叔子雅言引文選諸葛表注子不語
引詩公劉傳禮禘記注知之次駁王伯安以申包說我欲
仁斯仁至引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誠潛夫論交際篇文
莫引楊氏丹鉛錄劉氏駢枝泰伯三以天下讓引陳安卿
顧亭林說士不可以不弘毅引蘇子由臣事策關雎之亂
引史記世家王氏離騷注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引孟子兼
漢書王莽傳王氏論衡盡力溝洫引李安溪何義門張斗
峰說拜下引凌次仲說毋意引釋文子良於匡引曹大家

傲居集

雜著一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東征賦固天縱之申孔空空如也引李安溪焦理堂說如
有所立卓爾引楊子法言子路使門人爲臣引儀禮斬衰
三年章子欲居九夷引張子厚子在川上章引詩維天之
命箋疏何足以臧引嚴鐵橋未可與權引戴東原侃侃闔
閭申孔引後漢書享禮有容色申鄭君子不以紺緌飾引
段氏說文注必表而出引鄭君禮注皇疏長一身有半說
引王伯申沽酒引禮酒正注功沽市脯引易噬乾市馬注
居不容申孔車中內顧申包先進後進引書文侯之命詩
雲漢禮緇衣野人君子引孟子滕文公篇不聞於其父母

昆弟之言引班書杜鄴傳范書范升傳閻閻侃侃申皇疏
引漢碑億則屢中引論衡實知篇顏淵後引禮檀弓注兼
白虎通通典任鈞臺說吾與點也引黃氏日鈔唯赤則非
邦也與唯求則非邦也與申皇疏克己復禮爲仁申皇疏
范說引後漢書三國志天下歸仁引呂與叔克己銘爲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引袁廣微戴東原阮雲臺四海之內皆
兄弟據左傳兼引周燭齋范紫登趙鹿泉片言可以折獄
引尚書疏選於眾引漢書王吉傳請益引曲禮鄭君注三
年有成引金仁山說必世後仁引詩皇矣禮緇衣正義所
倣居集

雜著一

四

倣居遺書
之六

引之鄭君注子退朝節采禮檀弓正義所引之鄭君注
言不可若是其幾不幾乎一言而興邦幾通幾引爾雅說
文君子易事而難說引禮鄭君注剛毅木訥近仁引後漢
書吳漢傳注邦有道穀申孔危言危行引廣雅王氏疏證
南宮适尚德說引陸稼書愛之能勿勞乎申孔問管仲曰
人也采詩正義所引鄭君注文之以禮樂引說文管仲不
死公子糾之難引金仁山說小人下達引楊子恣言子貢
方人引孫頤谷下學上達引漢書儒林傳史記世家說苑
至公篇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引鹽鐵論濇則厲淺則

揭引說文戴東原詩攷正果哉末之難矣引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上好禮則民易使引任鈞臺說修己以安人引書皋陶謨洪範詩假樂邁伯玉卷而懷之申包行夏之時引顧震滄戴東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引陳用之史闕文馬俗人申包知及之章說引稽古錄秦論李安溪趙鹿泉臧鶴泉祿公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說引馮山公江慎修趙鹿泉其斯之謂與引蘇子由柳下惠論蔡氏集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引劉季文黃東發羅整庵劉念臺李安溪戴東原上智下愚不移采顧亭林佛胥召說采翟晴江六

傲居集

襍著一

五

傲居遺書
之六

言六蔽引漢書匡衡傳鄉原德之賊引論衡呂伯恭說道聽而塗說引荀子勸學唐陸贄傳以季孟之閒待之采周燭齋說子張曰其可已矣引呂伯恭君子學以致其道引蘇子瞻子由小德出入采荀子王制韓詩外傳二說苑八勇可誣也引漢書薛宣傳蘇注又兼宋蘇子由注喪致乎哀而止采崔子鍾說難與竝爲仁引禮衛將軍文子篇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引韓詩外傳董子對策論語之書經漢宋大儒之注十闡其七復賴後儒之補所未備析所可疑幾乎十闡其九引證如此其煩而總名管窺者聖道之

高如天學者或管視好偏羣言難一不佞諛聞淺見未敢
恥爲駁削彙而存之以俟質正楊子云觀天下書未徧不
尋妄下雌黃想受此譏慎之而已壬戌夏月傲居老人季
七十有四書

論語後案原敘

論語之始出于秦火後也曰魯論曰齊論曰古論篇目不
同文字亦異學者各守師說不合不公自張子文兼讀齊
魯采獲所安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其後鄭君康
成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以爲之注當時尤貴之魏末何
傲居集

稊箸一

六

傲居遺書
之六

平叔與夏侯太初荀奉倩王輔嗣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
蕪是以六經爲糟粕者也而佗集解以行于世晉宋齊梁
媚佛成俗聖教不明儒者偕列莊之語以譯釋典復援聖
經賢傳以文飾之其始以儒亂釋其終遂以釋亂儒皇氏
義疏黜鄭君之注而宗何有由來矣邢氏疏祇刪皇氏之
疏而就簡耳自朱子注既出六百餘季之儒說羣奉正宗
後之人補輯鄭君之遺逸攷校何氏之異同紛紛藉藉各
明媻家卒未聞有繼漢軼魏實能駕朱子上者則朱子之
所鼻大且多雖愚者亦能臆測而知之也雖然漢魏諸說

之醕有存于何氏之解皇邢之疏及陸氏釋文諸書而不可盡廢者諸經注疏與子史中襍引經文及諸說解有可捨其遺而補其闕者元明數百季遵朱子注有能發明之而糾正之者近日大儒實事求是各盡所長有攷異文者精訓詁者辨聲類者稽制度名物者撰聖賢事蹟者有攷諛身心辨析至霸學務見其大者有不惑于異端復明析于儒之近異端學務尋其正者凡此古今儒說之會萃苟有裨于經義雖異于漢鄭君宋朱子猶宜擇其是而存之試士者或遵一說以範舉業或亦不盡拘泥說經何可拘

傲居集

襍著一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哉式三不揣固陋探討各書體六經異師是非不可偏據之意過而黜之不如過而存之于是廣收眾說間埒已意書成名之曰後案夫近日之學宗漢宗宋判分兩戒是書所采獲上自漢魏下逮元明以及時賢意非主爲調人說必備乎眾是區區之忱端在于此而分門別戶之見不叙存也顧惟聖道闕淡經緒紛隳人之精力學問各有隕量奚以終窮尙有疏略俟諸來哲如積薪爾道光丙申正月
自敘

易釋敘

孔聖慮儒者之學與思有所偏也戒之曰罔曰殆式三于
讀易而親諗之季三十發家所藏之易書盡覽之漢魏及
唐宋元明不啻有所偏棄思其隘也無如大道多歧南轅
北轍往往分道揚鑣先儒各是其是不知其誰爲實是則
其互相非者亦不知其實非矣歲庚子避兵鎮邑之甘溪
行篋所攜祇有李氏集解王注孔疏程傳本義及舊所鈔
叢說繙閱之討論之思之又思之融會彖爻傳之所合昇
其綱領而後推各爻之所變于是私有所取他易釋焉
而私心之所自悟與諸書有不能彙同者未嘗不心以爲

傲居集

雜著一

八

傲居遺書
之六

殆悵无由質正于先儒也今歲子以周廣搜易注編爲十
翼後錄朝夕問難因爲之校閱而攷定知易釋之與注疏
傳義異者古人多先我而校正之用是私竊自忝以爲心
所疑者乃古人所共疑則心所悟者安必不可備一解乎
夫人之著書非依據乎古人則不能獨傳必盡同乎古人
則其書可以无他自治經者判漢宋爲兩戒各守傳家而
信其所安必并信其所未安自欺欺人終至欺聖欺天而
不悟是式三所甚憫也爰是增刪易釋曰彖爻合釋一曰
同辭合釋二曰疑義分析三曰通釋四藏之家塾爲讀易

之門其是與非後世必有論定之者道光戊申中秋自敘
尙書啟幪敘

經之火于秦也戾矣其出也尙書之戾爲甚伏生壁藏全
經漢初發書教讀止得二十八篇傳諸博士孔安國得壁
中古文增多十六篇藏于祕府不立學官漢末之袁章古
文者爲劉歆不能勝博士傳家之陋東漢賈逵馬融及北
海鄭君力振古文之絕學以行于世而所注者止當時所
立學官者之二十八篇加後得之泰誓一篇而孔安國增
多之篇以無師法之授受無今文之可校讀大儒如鄭君
倣居集

襍著一

九

倣居遺書
之六

亦不能爲之注其書遂亾矣此僞古文僞傳之所以出也
僞書旣行賈馬鄭君之注亦遂亾學者積非成是罔識原
流自太原閻氏東吳惠氏諸君子出力斥僞書之杜撰厥
後江氏尙書集注音疏王氏尙書後案段氏尙書撰異孫
氏尙書今古文注疏相踵而出收輯漢儒散殘之注補所
未備窮經之儒漁獵采伐以爲山淵數千季所謂佶誦蒼
牙苦于難讀之書至此文從字順各識職矣願學者艱于
博覽未必昇江王段孫四君子之書以發其幪緝閱舊解
沿譌襲謬心旣以先入者爲之主或卽迷而不能返式三

淡憫之掇拾是編提綱略目主于簡易復爲之備誌所出
覲學者因略究詳全讀四君子之書也四君子外有所援
引必誌姓字其不誌所出者鄙意私定焉或者千慮有一
得砭硃之瑜亦補琬琮之缺也乎雖然討尋經意別有所
得未嘗不以四君子之書爲藍本也矜剽獲而衍之則吾
豈敢己亥二月自敘

或讀啟幪而有疑曰咎朱子嘗言東晉尙書之僞尙有吳
才老後有吳草廬亦言之子獨推閻惠諸君子何耶曰有
盜焉見其蹤迹而疑之盜未服也必盡發贓私援引證佐

傲居集

雜著一

十

傲居遺書
之六

盜始無所置喙此閻惠之力也江段諸儒旣分正僞而詳
釋其書之正者唐宋所未有也陸象山集有與致政兄書
訾君陳篇入告外順之非因以成王爲中材之主周德所
以不競此未見閻惠書而武斷之耳近儒宋旣庭舉湯誓
舍我稽事以爲人心不順問于馮山公山公復引唐書高
定以不從誓言孥戮罔赦非順人之舉以証佐之宋馮二
公皆好古博學而反以正書爲僞此未見江段書而妄疑
之百四明萬季野全謝山博覽古今而萬氏羣書疑辨盛
稱僞古文之美反以今古皆有之篇多悖于理全氏集亦

議吳草廬刪僞存正之未是當闔惠江段諸書未行之毋
譬如中夜無燭闇室難見于萬全乎何尤吾輩奮生諸大
儒之後畀見其書如雲開而日光朗然如冰釋而水流渙
然斯大快事也而近日王履軒校彙學案反引全集以譏
吳草廬書纂言之失不能不咎其經學之疏矣雖然世之
未讀江段書者類皆以狂爲不狂以不狂爲狂于履軒乎
何尤咸豐丙辰復書後

春秋釋敘

春秋之義不明由儒者之不信左傳也左傳之不信由啖

傲居集

櫟著一

十一

傲居遺書
之六

助趙匡諸儒之拘成見而昧舊史之凡例也舊史凡例孔
聖不能不因之而讀春秋者挾左傳不可信之見于是經
之大義炳然著于傳者或且無所忌憚矣肆駁斥而五十
凡例誰復繙釋之乎式三少時志讀左傳先君子旣以杜
注及姜氏補義授之且告之曰姜氏注左而駁左是可疑
耳姜氏之學豈能勝于左氏式三旣聆訓不叟忘及長披
求各書有能解左氏疑義者畀一義如畀異寶久之乃知
左氏之于春秋信乎傳受之不差也爰舉其大綱凡例約

略言之爲杜氏釋例證其是校其失以此補姜氏之補義

于學者或有小補云爾若夫拾啖趙之餘唾駁左甚于姜氏者豈叡信哉道光甲辰正月自敘

古本大學書後

大學本之改易者多矣以程朱二子之相信而所易者不能無異本以朱子之學力而所易者不能使後人無異議不如從古本之爲愈矣大學先致知致知者知其物有本末而量度之不守本以遺末不忘本以逐末知本之所始卽知終之所止量度事宜始終竝舉是謂格物本亂而未不治本薄而未不厚凡物皆如此格之故章內言知止言

微居集

雜著一

三

微居遺書
之六

知所先後言知本言知之至知之至卽善之至卽知止也不知止則生心害政知止則物之始條理終條理無不盡也此首章之說也正心者正心之所好惡誠意者誠其好惡之所已知知至而后意誠者擴其好惡之所未知卽盡其好惡之所未誠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昇其正非誠意而能之乎親愛賤惡哀矜敖惰之無所偏非誠意而能之乎保民如保赤子所令不反所好非誠意而能之乎絜矩而同民之所好惡非誠意而能之乎自心身至家國天下不敢有一物之不知卽不敢有一物之未誠故章內言潤

身言心廣言自明新民見誠意者之所該爲大也引詩切磋琢磨見自修者以道學爲先也引詩堯王不忘見王者周知君子之親賢小人之樂利也引康誥明德新民見君子知之極卽誠之極無所不用其極也引詩言知止隨致隨誠止于至善也引予曰大禹民志民多無情致知則洞鑒民姦誠意又足以懾之是知本也此次章之說也審如是則古本大學之可通解不必改易之矣周兒授辰孫讀古本大學因爲之言其大綱令人知此非一家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言也丁巳八月傲居老人書後

傲居集

篋笈一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周季編略敘

魯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秦宓言策士之術殺人自生凶人自存其書無用而吳正傳注國策則曰君子之于是書也攷事變究情僞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于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暴而大喪悔悟懲創之心生此言抑又異矣然反覆吳公之注譏厲佗策者之乖于道則一也將何以立典型示法戒乎式三少恣國策之文及長復合史記校訂其字句之異而竊怪二書所載貞考威安烈顯慎報之故實善言善行之足法者少不善之足鑒者多繼

而泛覽周末及秦漢諸子之書始信周之衰老師大儒猶
在唐韓子之言爲不誣書缺有闕其軼見于它說而欲彙
爲一書未暇耳今館慈邑章橋合史記季表本紀世家攷
其畧失復參以司馬通鑑及稽古錄呂氏大事記及解題
與朱趙綱目諸書益知壽人未竟之緒不能無待于後人
不揆固陋裒集二百四十八季之事列國之彊弱存亡既
爲之攷其本末溯其原流蘇秦張儀公孫衍之縱橫白起
王翳蒙恬之攻戰亦詳書之以爲戒而網羅放失之文搜
尋遺佚之士將使周季之衰猶見周德之盛畱遺于六百

倣居集

襍著一

四

倣居遺書
之六

載以後也世有秦吳或許以讀史之有小補也歎道光丁
未春自敘

漢鄭君粹言敘

世推北海鄭君康成爲經學之祖輒復以短于理義而小
之鄭君果短于理義乎哉易與論語詳于理義鄭君之注
不全箴膏肓起癢疾發墨守論辨略存缺佚不少凡後人
人所續錄者鮮有布帛菽粟之言而詩禮之箋注猶具存
讀者徒賞其攷據訓詁于衆訓之切實者反以爲非其所
長莫之尋繹而理義因之不明夫理義者經學之本原攷

據訓詁者經學之枝葉之流委也削其枝葉而榦將枯滯其流委而原將絕人苦不自知而詡詡焉以其將枯絕者矜爲有本有原鄙意所不信而謂好學如鄭君蕪本而能有枝葉蕪原而能有流委尤不致信之矣漢儒之經注易而簡鄭君依此例以注經經已明者不申說而申說者復不爲艱淡之言衍蔓之語後人因其易而輕之因其簡而略之此讀者之過非鄭君之過不揣固陋讀鄭君箋注略舉粹言以見梗概此特豹斑之窺一耳而天人性命之指世運盛衰之故亦已包括無遺矣讀此書者庶幾知漢學

倣居集

雜著一

五

倣居遺書
之六

之後繼以宋學二者竝存天地不必畫山河之兩戒後儒存分門別戶之見或藉是以融之若讀此書而陵轍濂洛關閩之儒非區區編緝之意也定海後學黃式三于道光辛丑爲此書越己酉改訂而敘之

朱呂問答敘

呂子伯恭朱子之良友也攷其遺事謁寒泉講鶉湖會三衢相聚俱無幾時耳而闊離之餘問答書辭覲縷纖悉盡罄所藏直諒多聞已可概見惜其書之存于文集者率次先後錯雜無倫或一書分爲二或二書并爲一也朱子生

殊于民下叢談益慮夫辭多己未冬月自敘

塾課敘

倣居黃子作經外緒言三卷首卷孝親一友悌二臣道三節介四師友五聖賢六言行七中卷寬仁八禮讓九誠信十神智十一儉德十二受諫十三慎獨十四廉退十五末卷好學十六上幼學十六中晚學十六下情性十七身體十八政治十九天地二十知人二十一皆采正經外之書以成之所采之書逸書書序逸詩詩序逸禮管子晏子國語老子文子列子墨子莊子荀子國策及秦呂覽漢賈子

倣居集

雜著一

七

倣居遺書
之六

書伏傳董子韓詩外傳史記淮南子鹽鐵論揚子法言說苑新序列女傳齊漢書潛夫論後漢書鄭君粹言書皆人所習見無奇異之編正經外之書算古夏小正算博于山海經竹書紀年近日通儒如畢秋帆徐位山郝蘭皋等猶編輯之緒言中一不引及以爲凡教子弟嗜奇僻不如從簡確也夫道算重于正經緒言所以佐正經也珥澥家有不龜手之藥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儒者讀周季秦漢之書而拘于虛亦自小焉苟自小雖日誦正經祇恐其拙于用大也而爲此緒言者猶望其因小進大通乎正經

之旨也壬戌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倣居子大病氣絕歿
歿數日乃甦甦之後目闔口啞聲不出半身不遂雖生
如臥長在夢寐中也八月十九日迺於緒言之下續編經
隅一篇所以明讀正經之爲急也終以擇注一篇本以課
其孫家緒家辰亦附錄之所以明學者或博或約惟求實
是焉百合之爲黃氏塾課復于廿二日力疾敍之曰浪語
羞談生初性本善藏書全讀歿日事之終絜志如此塾課
還自課也壬戌自敍年七十有四

續廣雅後敍

倣居集

雜著一

文

倣居遺書
之六

劉君星若式三之與友也性沈默好博覽今年已六十餘
露鈔雪纂不少懈如壯時所著續廣雅行世已久時復刪
增校輯重彙所以嘉惠後學意至渥也式三于文字聲音
訓詁之學童而習之與劉君之書所見有不盡同者條析
之以請質正要不敍謂劉君說之果非信鄙見之果是若
其采擇之精確者糾正譌謬昭若發燿讀之識之而不忘
矣在管張氏廣雅雖有曹注不甚顯自王氏石彙疏證之
學者知其有益于經爲甚鉅劉君書如羅珠孟于山淵亦

惟善學者漁獵而昇其大耳

書集韻攷正後

自文字聲音之學盛由說文而玉篇由廣韻而集韻攷者
遞詳集韻載陸氏釋文之音讀與今本異者可以證宋開
寶以舟未改之本段氏注說文據之以定古音辨古體王
氏疏廣雅據之以補闕字訂譌字此書之可寶亦已明矣
然而烘烘經譌久又聲淆道遁體乖升外字別開下之眾
爲回水羸下之省天爲少昊傳寫旣差校改爲要引山海
經合水之騰魚入于來需引地理志羨水之西山混于蕩
水引方言之鍊鏹爲鍊鏹鷓鴣爲鷓且此皆作者之疏葺
傲居集

襍著一

充

傲居遺書
之六

尋顛預書中固多類此者不加校正而後人之鍾馳牴謬
爲害不少方雪齋先生淵博有識因集韻之所引尋求原
本各善本以校之復畧汪孝廉吳侍郎所校之本以參攷
之爲是書訂其譌謬補其夔漏而名之曰集韻攷正書成
于乙巳以舟續改于丙午以後用功勤而校雠精集韻自
此成完書矣而小學家之引用庶幾免于牴謬乎式三皮
膚末學不能仰測高深書成命讀敬識數言

金氏周官賦訟說跋

由籍文而至賦由賦而歸於詩

周官曰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言教練正卒之數家一人也又曰惟田與追胥竭作田則教練正卒追胥則盡發正卒也司馬恣言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金氏檠齋謂三百家可任者家一人出土徒三十人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此正卒也司馬恣又言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金氏謂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步卒

徹居集

櫟箸一

卒

徹居遺書
之六

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此通正羨之卒也金氏之言本其師江慎修之羣經補義而其實必不然矣正卒者軍乘之卒也三軍用三萬七千五百人此定數也金氏謂車一乘士徒三十人引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以證之如其數三萬不足三軍之人數將何以說乎藉謂三軍不止千乘則與禮記制國不過千乘之語復相伐也古者田有一易再易之恣其山林九度藪澤八鳩京陵七辨澇鹵六表疆潦五數堰豬四規原防三町隰皋二牧而當一井皆在將造都鄙之先定其地域以裁補之

及裁補旣定屋井通成與邱甸縣都之名始立司馬泐言
成三百家家卽屋九百家其實數也言甸六十四井亦實
數也金氏以三而當一二而當一計之乃謂司馬泐所言
必取未經裁補之虛數乎言正卒則三而當一家可任者
一人言羨卒則二而當一可任者三家五人此亦無所證
而以意分之耳孫子作戰篇杜注引司馬泐輜車二十五
人馳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輜車馳車言之每乘
用百人此馳車輜車合計人數之泐書序言革車三百乘
虎賁三百人是虎賁爲百夫長之泐也司馬泐言成出一

倣居集

漢書一

三

倣居遺書
之六

乘者成百井除公田言之爲八百家八家同井井出一卒
至成百井而出一乘此計成出卒之實數也司馬泐又言
九夫爲井積之爲甸甸出一乘者甸不除公田得五百七
十六夫以八家出一人計之則甸出七十二人適足兵車
之步卒此甸出步卒之實數也司馬泐言士十人徒二十
人徒者伍之長士者下士爲二伍之長百人爲卒卒長皆
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則二伍之長爲下士
也周官之泐家出一正卒其餘爲羨夫羨夫不出役田則
正卒盡教練之追胥則正卒之已教練者盡發之故曰竭

作其輪供乘卒也八卒止用一卒凡教練之正卒又不盡入乘卒之役也每乘百人每軍用百二十五乘王者萬乘六軍用七百五十乘是出軍一次乘卒之赴軍役者止用十三分之一而乘卒又不盡赴軍役也故以萬乘之數計之凡出軍十三次遞用九千七百五十乘而萬乘之賦一周以八家輪供筭之出軍至一百有五次而八家中教練之正卒乃一周當周盛時既無窮兵黷武之思想此時之民老死不赴軍役者爲多其周公之定制盡善也乎合同馬法與周官經而言周時教練調發之制蓋如此

穆生弟穎曰較

倣居集

雜著一

三

倣居遺書之六

金說之誤則易融貫司馬法之歧異則難疏通證明胸有武庫

漢學師承記跋

隋王氏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敝沿其說者力詆漢儒之失皆誣妄耳漢儒去古未遠孔門七十子之授受多飶聞而默識之西京賈董東京賈鄭尤汲汲于聖經之旨以楊子雲之淹貫論者因仕莽而黜從祀而泯言具在足以維持斯道較後儒之論有過之無不及此江鄭堂漢學師承記可以救忘本失源之弊也雖然江氏宗鄭而遂黜朱抑又偏矣漢無兩鄭君宋無兩朱子其瀏覽諸

經舊說擇善而從各能集一代之大成朱子雖主張程門之教而王介甫劉器之不合于程門亦錄其辭不拘于一晚季因在朝議孫爲祖承重服深契鄭荅趙商之是歎熙甯後不讀注疏之非于是絕筆之書具見儀禮經傳通解實能合鄭君注孔賈疏而斟酌之則後來居上有令苒賢與之者可不溯其由乎惟是元明以降一遵朱子竟不讀宋以苒之書所有換箸大抵堅持門戶拘守而複衍之遂欲坐分朱子闡明斯道之功發得閻氏百詩江氏慎修錢氏竹汀戴氏東原段氏懋堂諸公心恥斯習不糾纏朱子

傲居集

雜著一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所已言迺蒐輯古今遺說析所可疑補所未備其心誠其論明其學實能合漢宋所長徹其藩籬通其溝澮而盡掃經外之浮言則經學得漢宋之注十闢六七加今大儒之實事求是庶幾十闢八九歟而江氏宗師惠余攬閻江諸公爲漢學必分宋學而二之適以增後人之惑也

蘇轍詩集等而從各能集一代之大成朱子雖主張程門之教而王介甫劉器之不合于程門亦錄其辭不拘于一晚季因在朝議孫爲祖承重服深契鄭荅趙商之是歎熙甯後不讀注疏之非于是絕筆之書具見儀禮經傳通解實能合鄭君注孔賈疏而斟酌之則後來居上有令苒賢與之者可不溯其由乎惟是元明以降一遵朱子竟不讀宋以苒之書所有換箸大抵堅持門戶拘守而複衍之遂欲坐分朱子闡明斯道之功發得閻氏百詩江氏慎修錢氏竹汀戴氏東原段氏懋堂諸公心恥斯習不糾纏朱子

傲居集五

襍著二

定海黃式三謨

對帝堯問

或問書僭帝堯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復僭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信如是則必休瑞來壬人忝矣胡爲乎洪水行于野凶族立于朝乎曰此帝堯之晚遭否運而力回之也在易否之象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時之不可交不能通也四五上皆陽剛之大人而初拔茅以彙貞不貞已參其半二則曰包承小人吉三則曰包羞大人居尊位不能禁小人之傲居集

襍著二

傲居遺書
之六

浸長而止于不與之交時爲之也時之有否泰猶春之有冬晝之有夜雖聖人不能爲時今夫帝堯之公且決也心無私昵之繫戀朋黨亦不能蔽其明其工之靜言庸違知之也而復使之繇之方命圯族知之也而復使之豈屈己之明徇眾之心乎豈優游四凶之獄厭服四海之心俟惡貫盈而誅之乎豈洪水之災必俟九季帝堯知此數而姑使繇乎抑亦朝乏可任之賢而畸才不能不用雖目擊懷山襄陵之災而民困難祗增怵怛而已然則何貴乎帝之望曰否之所以不爲觀爲剝者賴有四五之陽剛能否

隔小人也唐之所以終興者由帝之信任四岳也四岳以親近大臣力能保守福命不愧否四之无咎而帝之兢兢業業不怠亂不怠亾之渎衷復足以祈天而回之由是媯聖登庸直如苞桑之繫焉矣未幾而羣賢集眾邪退或流之或放之或繫之極之向所否隔之小人一旦而盡傾焉上所謂先否後喜也九川滌原九山棨旅帝直拱手而致之非聖人之力能回天孰能與亏斯

漢公孫宏策對云湯之旱桀之餘烈也似

矣云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其悖顯矣楊誠齋謂宏諛禹湯而何以爲堯地此文言聖主弭天災之道人能回天是聖主事

傲居集

襟笈二

二

傲居遺書之六

對對禹問問

或讀韓子對禹問而有疑迺問曰夏禹承揖讓之統不以天下傳賢韓子以爲無其人而不傳意者蓋之賢不逮于啟歟抑益奉已耄歟曰天下傳諸子常也經也傳諸臣變也權也禹子啟賢傳子卽傳賢矣堯舜則遭變而用權耳或曰韓子言禹傳子以防後世之爭後果越四百季然後得桀禹果逆料其如此而傳之子豈必啟之賢于益哉曰是又不然禹傳啟亦以啟之賢能治天下而已越其孫而羿篡之寒浞篡之亂至九十二季禹安能杜四百季之必

不爭哉或又曰韓子不言啟之賢今據孟子而言之是矣而孟子言禹薦益益避啟天下不從益益乃不踐天子位是禹不早立啟之賢益亦未必早知啟之賢也此何說耶曰禹既傳啟何復薦益此不可攷也益未受天下于禹禹崩告天下以子啟立踰季卽位此禮之正也如益不行此禮而三季後迺取決于天下之朝覲訟獄大寶曰位可如此遊移乎此尤可疑之甚者也蘇子由曰舜禹既攝行天子事而猶避之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

微居集

雜著二

三

微居遺書
之六

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于禹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且羞之而謂益爲之哉自少讀蘇氏論反覆慮而滋疑也或又曰朱子辨蘇氏何復疑乎曰此事之可疑者疑舜禹既受天下之不尋讓非疑其將受天下之不必讓疑啟賢而益必不受天下非疑既受天下必宜儼然當之而不返于啟朱子所辨非所疑是以論中自言未質其事之有無而尙待于後人之釋疑也或又曰丹朱之嚚訟傲嫚見于書商均未聞其過當舜之時天下既平而使之守成蓋非不足也孟子言繼世有天下必若桀

紂而天廢之韓子言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舜曷不先禹傳子使禹輔商均以保天之天命乎曰天下重器也治天下重任也自來季世之君非無才辯過人之資而害已延于天下甚者遂自害其身禹知其無所害而傳之子也堯舜之傳賢視天下猶子所以全天下也知子之不足任天下卽所以全子也聖人不私其子以害天下不私天下以害其子

季子以周云舜禹之避避都邑宮室卽不居宮逼子之義益避邕國竝無陟帝位

專其說作于後附存備攷

對文王稱王問

傲居集

禮著二

四

傲居遺書
之六

或問文王受命侮王有諸乎曰傳有之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公羊傳王謂文王漢婁敬傳言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文王受命改元其說古矣司馬氏因載于周本紀鄭君注書禮亦仍其說蓋有所受之也或曰其說是歟曰風俗通三王篇已辨之僞尙書秦誓疏史通疑古篇周本紀正義復辨之矣梁敬之肅曰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未有南面侮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剝制而謂之柔順仲尼侮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命而子復革命

父爲天子子爲末受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崇于上帝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若虞芮質成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桀紂惡盈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曷已而爲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歐陽永叔謂史稱商始咎周以乘黎而與南面竝立稱王父師老臣無一言紂醜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遂囚之至于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不問者十季伯夷叔齊于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忝不非其父而非其子以是言之知西伯受命稱王之說謬武王

微居集

雜著二

五

微居遺書
之六

十一季伐殷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季及武王居喪之季并數之而因以改元爲重事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宐改元而又改元武王卽位宐改元而反不改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子聽訟遠矣又不改元以是言之知西伯以受命爲元季之說謬梁氏歐陽氏之論可謂詳且明矣蘇子瞻周公論詳言文王之不稱王武王論則言周不伐紂而可稱王當以周公論爲定評而朱子云文王改元之事司馬歐陽之說可兩存蓋拘于武成受命

九季之文也今武成旣知其僞此說不必拘矣或又曰論

者謂文王處武王之時亦必伐紂據孟子以徵之其說若何曰先儒謂文王受命改元者未嘗言文王既稱王遲之數季必誅紂也後儒因孟子論湯武之誅一夫民爲賢而君爲輕遂謂孟子勸齊梁以王是勸行天子事則文王武王之事易地皆然耳然以時攷之齊梁先自王孟子乃教以盡王者之實無湯武之德而遽勸以爲天子豈命世大賢之意哉孔子稱文王事殷爲至德以武樂爲未盡善又屢贊伯夷叔齊之仁賢如謂文王後必誅紂與孔子之言果不背乎說經之恣于君臣名分之大尤謹慎言之所以

傲居集

稷箸二

六

傲居遺書
之六

防流弊也而豈欲以言爲戲

倉肉不倉馬肝未爲不知味此倉肉之論也自記

對文王伐崇問

周文王爲崇虎所譖囚于羑里有之乎曰傳有之羑里釋囚命爲西伯而伐崇有之乎曰傳有之挾天子之權而私報怨可乎曰否否紂信崇虎之譖而囚文王及釋之則崇虎之辜箸矣因其辜之旣箸而伐之所謂以直報怨也非私也夫仇無辜而伐之始謂之私報怨旣有辜矣未譖我而可伐豈旣譖我而轉不可伐乎因文王之伐崇遂謂崇虎之不譖文王遂謂伐所譖者之私報怨此方希直之迂

談不足信也

對伯夷問

韓子伯夷頌武王聖人也伯夷違聖人而敢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而王荊公之論則反之有善疑者以是問曰韓子之言是也武王以救民爲重反商政于湯有光天下翕然信之知其非有利于天下而以伯夷之心推之則不然方天下之眾歸周也周撫其所昇之眾枯者榮之骨者肉之頑痼者鍼之砭之仁心遂矣藉曰民猶有受虐于商此事之無如何也博施濟眾堯舜猶病以所病者付之無如

傲居集

雜著二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何之數而君臣之義全伯夷之心如此豈矯飾爲之哉嗚乎此者之逃墨胎之封也權衡于父子匍國之聞父子重而匍國爲輕其後之諫伐紂也權衡于君臣世事之聞世事輕而君臣爲重後人以諫伐紂爲異在伯夷則以己之所已爲者告武王而已矣武王善救世者也伯夷謂君臣有常經者也故天下稱武王之烈亦稱伯夷之義于不朽王氏言伯夷與太公就養西伯同有夷紂之心伯夷不歿其夷紂之烈同于太公是豈伯夷之心乎伯夷就養之時

據史婁敬傳在文王質虞芮成之後周紀則以爲在囚美

里井二說蓋近之與孟子言文王之時無凍餒之老二老歸而子焉往語正相合史伯夷傳欲實其父死不葬之言謂伯夷歸周在武王初季與孟子語相矛盾痔儒已疑其非王氏則謂伯夷將就養而絕糧以死不及武王之世與孟子所謂天下之父歸之尤矛盾也或曰伯夷就養于文王而史傳謂歸于文王既卒之後伯夷諫武王當在初議起兵而傳言叩馬于既出兵之時武王守十一季之臣節而傳言父死不葬是伯夷傳之不可信者多矣王氏不信諫武伐紂之事不亦可乎曰攷古者疑其所可疑亦信其

傲居集

稊箸二

八

傲居遺書
之六

所可信而已伯夷守義之說固可信也左傳言武王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非之義士非伯夷乎論語言餓于首陽之下史傳言不食周粟粟卽祿也餓卽不食祿也近儒言餓于首陽避商非避周避紂非避武說益新而義益晦

對管叔問

周滅殷而封武庚監之以管叔其果必叛也乎後儒據孟子書以議周公之過又據蘇子瞻說以此爲武王之疏皆以武庚管叔之必叛言也信如是其必叛則武王之計甚疏而周公之過亦大矣曰是必不然當商周鼎革之際順

乎天應乎人天下喁喁仰仁而無樂叛之民封殷後以守
舊祀苟息繇殛而禹不仇之義武庚決不煽已死之灰矣
而武庚之卒叛也管叔主之也然管叔豈包藏禍心默覲
覲于受監之日哉非特受監時不欲叛卽流言之初豈遽
萌叛周之心哉成王幼周公踐阼當時疑之者必不止一
管叔而管叔以王室至親徵成其事天下益以爲疑漸至
見疑于成王而周公乃居東周公之居東避流言也非避
叛也管叔是時無叛蹟亦無叛謀也管叔是時有叛蹟則
周公不居東管叔是時有叛謀則必乘周公之居東而遽
傲居集

稜笈二

九

傲居遺書
之六

叛而管叔不遽叛也故周公久居東也今夫人之積惡也
必有所由始始之旣誤而不能伏辜其惡遂至于無所不
爲管叔流言之起由于疑周公耳使周公果爲王莽則不
利孺子之言是孔休梅福之先見而劉向之忠直也而不
知周公決不然也以肌度之私自矜先見誣妄旣明惶恐
回惑不能伏辜而終至于叛此管叔之初心所不自料矣
而謂周公能計及此乎聖人待人以誠不待人以僞彼無
叛周之心而豫以疑之是所謂逆詐億不信也是無詐而
逆之無不信而億之也聖人之于兒豈庸有此夫封武庚

之時擇十亂中一人以監之可以不叛孟子以殷叛爲周公之過始以此乎孟子欲斥陳賈之文過不詳辨周公之何以過而祇以弟之恣兄言之猶可也謂爲弟者固不以未起之惡心逆億之也蘇氏從孟子之說而轉之以爲武庚父紂者也父紂則必仇周是周封武庚實由武王之疏金仁山伯三監論謂武王明知其未必不反而殷後不畀不立此聖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皆不尋其說而爲之辭

對定王問

微居集

微居遺書

十

微居遺書
之六

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季表及六國季表匡王之後弟瑜立是爲定王定王之元季楚伐陸渾至雒問鼎魯宣公之三季也其後有景王敬王元王元王崩子定王介立定王之元季癸酉魯哀公之二十七季春秋左傳之所終也兩王相距未遠皆以定謚固可疑矣而據裴氏集解徐廣引世本元王佗貞王定王佗元王是敬王之子爲貞王貞王之子爲元王其說益歧異讀者因以是問武三曰以小司馬索隱攷之後定王爲貞王之謚定貞聲近致譌有由

易定爲貞乃可解兩王同謚之惑世本互易代系單文未

足證小司馬之不從世本是也貞王又僞貞定王者小司馬謂皇甫謐彌縫世本史記之錯謬因謂爲貞定王是貞定之僞乃皇甫謐之妄造耳雖竹書人表亦作貞定王不信之可也問者曰史記于本紀四言定王六國表亦復僞定王如果爲譌非後人傳寫之錯乃司馬子長之譌貞爲定也未推其致譌之由奚以信式三曰讀國語而自知之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其篇末云六季單子如楚八季陳侯殺于夏氏九季楚子入陳此定王瑜之季也靈王二十二季穀洛鬥其篇末云及景王亂于是乎始生景王

微居集

雜箸二

士

微居遺書
之六

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此言春秋末季之貞王定王卽貞王之譌也譌始于國語子長不覺其譌而酷信之耳韋注糾國語之譌索隱糾史記之譌皆是也國語此篇云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子長伯本紀誤解其說唐虞夏殷千餘季之遠以十五世系之不知其中失俟者之闕佚也然則史記二誤本于國語一篇哉

對孟子聞知見問

或問孟子言堯舜湯文孔子之傳以道統自任信然歟曰古人聖不自聖未聞道統自任之聖也假使堯舜湯文孔

子自言聞知之統則聖人自以爲聖矣自以爲聖卽非聖矣湯文之師伊呂也必以己不及伊呂而師之也孟子以伊呂爲見知則其見湯文後必自擴其所未及也愚人不勉所未及故愚益愚聖人自慮所未及故聖益聖湯文伊呂交相師莫非望道未見之心也誰敢自謂五百季閒之一人乎孔子言斯文在茲以解門人從難之惑而平居則不敢當聖與仁賢者識大不賢識小學無常師所謂學如不及也而敢自謂五百季閒之一人乎孟子自命雖高而自反必密如謂以見知自任則是身未尋爲孔子徒而敢

微居集

襍箸二

主

微居遺書
之六

以顏閔曾思溝而出之歟如謂以聞知自任豈非自以爲聖歟皆尙論者之所疑也孟子曰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矣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

依孫氏本

孔子爲生民所未有

安尋百餘歲而復生孔子無論列國兵爭處士徒滋橫議卽求之魯鄒多士耳目切近而無其人故曰無乎爾季至五百望尋一聞知者能承其統故曰亦有乎爾私心遙蹇如飢若渴焉已

對孟子畏天逆天問

或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小役大弱役彊勢也
逆理可謂逆天逆勢而亦謂之逆天乎以小事大者屈于
力而有爭鬥忿憾之心如何踐者豈果畏天邪曰孟子言
交鄰之道曰仁者樂天智者畏天逆天者非徒不樂天亦
不與天者也戰國時大小彊弱無一行仁政者天惡之而
聽其自相役猶子皆不肖父無由擇賢而使之主家政也
不能令則無德既不能承天之寵不受命則不量力又不
能敬天之怒孟子言其逆天何疑焉句踐臨終之遺命曰
霸者之後難以久立愼之哉滅吳之後以畏天終其身故

傲居集

稭箸二

主

傲居遺書
之六

能保世以熾大秦始皇雖能降越諸王置會稽郡後十餘
季闔越王無諸越東海王搖卒佐漢滅秦復仇以保其國
孟子之言驗于秦漢之時非獨禹之明德遠也且此豈獨
有國者之事乎試以孔子事言之陳恆弑君事不關魯而
孔子請討以弱伐彊自審其力足以正之而不忍坐視亦
仁者之樂天也魯君臣不欲討媯必易姜聽之天討之權
在魯不在孔子畏天而已孔子兄事鄭之子產齊之平仲
子產平仲德不及孔子而兄事之此仁者之以大事小也

微服過宋以桓魋之惡貫未盈天命未絕而避之非畏魋

也小人道長天運之窮可畏也仁智以一人兼之樂天畏天亦一人兼之
對孟子不嗜殺同

孟子當戰國時嗜殺之天下也興兵搆怨荼毒生靈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慘莫之憫一戰而勝君臣慶賀奉觴上壽一似將帥司殺草薶禽獮亦天工人代之常是不仁甚矣孟子知不仁者之必不尋天下告齊宣王擴充不忍殺之心而告梁襄王則曰不嗜殺人者能之蓋天以好生爲心人主以天心爲心乃能誕膺天命而隱傷梁

傲居集

雜著二

西

傲居遺書
之六

之糜爛其民國已有亾兆耳朱子注引蘇氏說曰孟子之言未有不以爲迂者然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亾國蘇說甚憮黎洲孟子說獨異之而有元明逆取順守之說何邪曰此有所爲而言之也要未可以此疑孟子耳易比五之傳曰舍逆取順正也踐阼記所謂以仁尋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者三代之天下歷世已久而書猶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則三代開國

實有百世之量矣逆取順守非策之正也踐阼記所謂以不仁梟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者不則并不能十世矣越數世而凌夷後人求世世勿生帝王家其言甚痛易師之上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傳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此言小人見絕于天用師不能取或取之不能守踐阼記所謂必及其世也古今取天下者多端大略以此摺之通觀亂世英雄嗜殺過多者必早見絕于天梟天下而久守之者必以仁不則必其中變民之心彼善于此而後授之命焉則天心之變民甚矣孟子之言未可謂之不驗

傲居集

雜著二

五

傲居遺書
之六

也宋之天下金幾梟之而梟之以元元仁于金宋不仇金而仇元天厭宋卽以宋界之元之天下陳友諒方國珍幾梟之而陳方亾元身先元而亾梟之以明明之馬皇后曰方今豪傑竝起未知天命所歸自妾觀之必以不殺人爲本然則明主亦自謂以生道殺民或失之嚴耳苟無變民之心則天命不歸天命不歸而謂天下可以威力脅非善言天心者也或曰方望溪伯原人云戰國無人道天不復以人待之草薶禽獮而不之憫則縱殺非天運乎曰申包胥言人眾者勝天縱殺者人眾非天心也天未定也縱殺

者終敗申包胥所謂天定能破人也代天司殺鮮不傷手
自敗不有由也乎易言復以見天地之心當未復時天常
以好生爲心而人莫之見望溪爲此論猶見隆冬萬物之
枯彫而不知天地生長之心未嘗亾也一言而傷天地之
和讀方論而怵然不獨黎洲逆取之言有所未盡也民命
本于天民不可虐卽天不可欺暴民者亾逆天者亾孔孟
仁義
之教不明秦項殘虐之風以起
儒者于此等事慎言之乃是

對帝蜀帝魏問

或讀三國志而問帝蜀帝魏之說曰帝蜀可也帝魏可也

傲居集

稊箸二

去

傲居遺書
之六

卽帝吳亦可也帝一而寇其二帝一而臣其二皆儒生一
偏之見也爲帝魏之說者莫詳于蘇子瞻軾蘇之說曰天
下無如魏彊君子與之以正統不忍絕天下以無君爲帝
蜀之說者始于習彥威鑿齒習之說曰魏自君之道不正
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其意欲推晉繼漢以掩晉祖弑篡
之罪耳而其後宋元憲庠紀季通譜邵康節雍皇極經世
張敬甫棊經世紀季皆本習氏以蜀昭烈帝接獻帝之統
則自謂重君臣之義也式三謂蜀魏吳之不能相臣也夫

人知之矣勢旣不能相臣則三國之臣民各君其君必帝

魏以奪蜀吳之君而魏實未嘗君蜀吳必帝蜀以奪魏吳之君而蜀實未嘗君魏吳偏執正統之論者意欲重君臣之名不亦亂君臣之實乎蘇氏旣以魏之彊爲正統則正統之名輕又言佗正統者爲惡天下之無君則正統之名重與彼所謂輕以與人賢重以與人賢者直自相矛盾焉矣習氏以漢之係周而不係秦比晉之繼漢而不繼魏曷不恩晉祖三世臣魏實受魏禪而非受漢統乎全謝山曰宋元憲以王莽十八季繫之孺子接夏始祖其說者謂每季當書帝在定安夫旣以王莽之季屬孺子矣及夏始立

傲居集

襍著二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而又屬之夏始是廢孺子者非王莽也乃元憲也立夏始者非新市平林諸將也乃元憲也取堯古之帝王而操其廢立之權是大亂之道也此義不明故于夷羿篡夏少康始生而卽以少康繫季謂削去羿篡之足快人意也不知史以紀實失其實者非史也亂臣賊子天地無如之何而書生乃能黜之無是理也然則以正統歸蜀者于蜀旣滅之後魏未禪晉之序統何以正且魏實禪晉而以晉繼蜀豈不牽彊附合以儒生而擅操廢立也哉善夫歐陽五代史獨不僞梁其言曰欲著其罪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

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纂也書其纂

對程伯子問

或問程伯子爲條例司叔子佗行述諱其事意者此爲伯子之遺玷乎條例司固不可爲伯子言青苗事猶可放過

尤非事實也曰不然青苗初議未大害事後日朱子之社

倉例正相似所以神宗信之

詳見讀市糴攷

伯子亦言可放過也

其它新法以經術文飾者或亦類此

見讀兵攷讀選舉攷

如伯子久

于其位必能用其可行者于民而宥其害于民者則新法之禍不甚也宋法積弊能變之者當如伯子神宗嬖任王

徹居集

雜箸二

六

徹居遺書之六

公意欲伯子副成之伯子生平靜觀喜怒哀樂之未發接人必以和氣議論是非不大聲色雖王公不能不佩服以愧服之心間溫粹之言必有可以轉移者伯子言新政之害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此所以深有憾于張天祺也

詳見呂與叔東見二先生錄

伯子嘗與吳師

禮談王公之學所鎔謂師禮曰爲我盡達介甫我亦未敢

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必有益于我此豈特辭之婉哉由其心之

謙和無激忤也或曰信如是叔子諱條例司事何邪曰伯

叔子所見不盡同此其一也侯師聖言伯子從容愔蚤歿使及用于元祐閒則不至有今日事朱子錄侯說于叔子季譜蓋亦以爲然

傲居集

襍著二

孫家辰對字
傲居遺書
之六



...不至有今日事朱子錄侯說于叔子季譜蓋亦以爲然

做居集五

禭箸三

定海黃式三謨

對喪中不祭問

禮王制喪三季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後儒解之者曰外祭不廢而宗廟之祭不廢可知禮言三季不祭卽左氏特記于主之意言不祭新外者于廟非謂廟中之祭三季不行也又有疑之者曰此經未可據信也旣言越紼是猶在殯宮于時無做居集

禭箸三

做居遺書
之六

由致齋又安得脫喪服衣祭服且斬衰三季凶事之大者社稷五祀之祭吉禮之輕者胡爲舍其至大而行其所輕式三曰疑者失之解者亦未爲得也王制言三季不祭對天地社稷言之則宗廟之不祭可知也喪服小記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鄭君解之曰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也會子問曰士總不祭所祭于外者無服則祭通典載晉賀循之說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禩之情同其哀戚故云于外者無服則祭也通觀諸說則喪之廢祭可

知廟中者境內之象廟中遏音廢祭境內象之解此者謂
喪不廢祭廢祭則嫌皇祖之餒耳不知古者有祭有薦喪
之時宗廟不祭未嘗不薦曷嫌其爲餒也是以知喪之廢
祭見于經傳者爲可信也若夫外神之祀則又不然天地
社稷越絳行事五祀則俟殯而行或俟葬而行其行之也
必釋凶服以祀之祀黻則釋冕反喪服先王之禮如此非
拘墟者所能知也疑之者謂居喪不可釋服以從吉于是
蘇子瞻于尙書顧命有康王吉服卽位之疑矣邱仲深謂
康王鑿流言之禍改冢宰攝政之制矣墨子有久喪不能
徹居集

禮記卷二

徹居遺書

對復仇問
或問春秋大復仇果孔門七十子相傳之義乎曰復仇古
有之也禮曲禮曰父之仇弗與其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遊之仇不同國檀弓錄孔子荅子夏之言其義同古人
重復仇也然則鯀極而禹興糾殺而夷吾相何居曰此所
謂殺人而義者勿仇也書言方命圮族汨陳五行鯀之辜

箸矣春秋書小白入齊又書葬齊襄公後又書乾時之戰
糾爭國于靖難之後臯亦箸矣殺而義安可仇乎仇以君
父爲大然父有臯而吏討之君有臯而天吏滅之爲臣子
者自抱隱痛而已或又曰後世匹國之君未爲無臯而其
臣之復仇者或荼毒生靈萬億人而不已或捐棄父母妻
子而不恤孤危崛彊延續數季之統論者侑之曰是能揮
魯陽之戈以挽落日也卽不然發蛙鼃之怒奮螳螂之臂
忿不量力一躍而蹶論者亦憫其志而錄之豈合于民爲
貴社稷次之之說也曰余嘗拜文信公之廟謁謝皋羽之
傲居集

襍箸二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墓追想古人清風高節而謂事二姓者身生而心死可愧
也後之蹤迹匡山者無其志則僞耳然其忠烈者不可沒
矣人安可以無區別哉

對朱氏轉注問

或問許氏說文敘言周官保氏之六書五曰轉注轉注者
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疇儒申考老之轉注者說
旣紛襍近儒朱豐芑以假僭之令長移屬之轉注其說然
歟曰非也轉注之例有取建類一首者如瓌丕也瓌丕也
以部首一類注之也有取同意相受者如弋戔也戔弋也

以意之同者注之也若建類一首復同意相受者如老考也考老也是也說文本明後儒自不怠耳裴務齊切韻考左回老右轉以今隸釋古義不知老从人毛匕考从老𠂔聲實非左回右轉也戴仲達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知切韻之失而別舉側山爲𠂔反人爲匕之例是以會意爲轉注也徐楚金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𠂔𠂔字加老猶𠂔字加風不怠考老竝列字符上下日月江河武信令長之例今𠂔以𠂔爲考之本字以加老之考爲增益字亦失許氏之意鄭夾漈通志略考老屢屢建類主義鳳凰釋

做居集

雜箸三

四

做居遺書
之六

建類主聲啼啻唯售互體別聲猶猷愚憫互體別義字俗而例襍尤難徵信近戴氏東原段氏懋堂以轉注爲訓詁之互注其說不可易顧亭林從蕭楚張有諸說以假借之令長平仄音讀不一遂以令長移屬之轉注是以轉聲爲轉注戴氏所謂分諧聲一類而兩之也江慎修從顧說而變之則曰就本義屢轉引申爲它義或變音或不變音皆爲轉注其無義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則爲假借是以本義之屢轉引申者爲轉注戴氏所謂分假借一類而兩之也朱豐芑從顧江二說而略變之則曰轉注者體不改

造引意相受令長是也假借者本無其意依聲託字朋來是也就本字本訓而屢轉引申爲它訓者曰轉注無屢轉引申而別有本字本訓可指名者曰假借假借數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轉注一字具數字之用而不煩造字其說可謂辯矣不知假借之治始于古人字少之時本無其字而借之許氏所言依聲託事實尋初借之原其或假借在先製字在後則經典之假借後多有本字而以假借本六書之一法是以經典不必改從後人別製之字今朱氏分假借二類而兩之旣以假借必別有本字凡本字之

做居集

雜著三

五

做居遺書
之六

難知者必牽勢附會求一本字以實之其本字之不能附會者牽勢引申而爲轉注不特紊轉注之例亦紊假借之例也朱氏六書爰列篇列革朋來韋能州西七字此皆許氏之所謂假借者朱氏以韋州西三字爲轉注以革朋來能爲假借自以爲異于許氏之所謂假借何也韋背皮韋州居九州東西棲宿三字之義可引申不必改字朱氏用爲轉注而不用爲假借其解義仍依說文之舊以因革爲改之借而說文毛太皮夏之引申爲贅以朋友爲俚之借而說文鳳飛鳥隨之引申爲贅以才能爲態之借而說文

堅中彊壯之引申爲贅朱氏旣以燕展轉引申而有本字爲假借則以許氏之言引申者不明假借之恣矣朱氏以來爲來牟之本字不必引申往來之義以麥爲往來之本字麥部之十二字皆當從來此其支離譌謬舛改說文尤可歎矣夫切韻諸書意在申說文而考老轉注之例不明如顧朱諸說則果于駁說文而轉注假借之例皆失論六書者不可不辯朱氏書卷末自言定千秋之業集小學之大成矣而穿鑿如此類者逞一時之舛見增小學之棘徑而已

傲居集

雜著三

六

傲居遺書
之六

對爲人後問

禮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曰賁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解之者紛紛或曰與猶奇也既有一人爲之後而又奇之或曰與于也謂求爲人後者或曰經文爲人後當作爲人役諸說孰是曰古之爲人後者少周季之爲人後者多黜不與射謂不當爲後而爲之後耳喪服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以傳文釋之非大宗而爲之後非

支子而爲人後非同宗而爲人後皆古之所謂不當爲後而見黜于鬻相之圃者邪以後世法律言之爲之後者不必皆大宗苟其人繁儉勤能置產業受產業者爲之後此依興滅繼絕之例而推之民庶所以保民產而消國厲也或曰民間有一人承十世之傳者其人可以爲大宗乎其人死而以十世壽同祖之人爲之後是亦同宗而可爲之後乎而儒者言五服外不爲後何也曰古所謂大宗者或諸侯之別子爲祖繼別者爲大宗或大夫有貳宗世適爲宗子民庶無宗法族或有事第以行齒之尊者爲宗長不

徹居集

雜著二

七

徹居遺書
之六

以世適爲大宗彼以一人承十世之傳者于法不尊稱大宗五服之內無人亦無可繼之小宗其人季老將死豫告族之長老賢者以產業歸之宗祠俾世世受春秋之祔薦無不可也否則十世外之疏族有貪其產業而棄本生之父母以爲之後者此必不孝之人五刑之屬三千擧莫大于不孝以不孝之人而爲後勢或終于絕嗣由是產業化爲身有而十世之鬼必餒矣曷若豫議祔薦之爲尊也乎宋之律法五服之內方許爲後此律見張橫渠全書所以禁三千莫大之擧也如曰五服之外亦可爲後此正夫子

之所惡與賁軍之將亾國之大夫同例而黜者百是以庚子修族譜辛亥修鄞族譜嗣復修鎮海縣各族譜有議繼在五服外者兩願則書而未嘗勸成之也

對陳氏靜坐問

或問僊釋家重靜坐儒者亦言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朱子之徒陳北溪旣謂初學理未明不宐靜坐使其心如槁木死灰而又謂儒者息慮不欲終日役役與事物相追逐猶是半日靜坐之說也三教可一正枉常惺惺恣矣而陸稼書直以告郭語之失真何邪曰

儆居集

雜著二

八

儆居遺書
之六

僊釋家拒絕事物日夜長坐使之常惺惺一則遊心沖漠求接僊人以延季一則求無生寂養不滅之靈明使外而不迷于輪回超生之路也儒者有事則不卻事而坐無事則心苦索于讀書如不讀書而坐靜諒一身中陰陽消長之分數失尋息慮之乘除衡量多寡克己內訟亦定其心以立羣動之本而已夫經之言靜者多矣能統其言而融會之皆以靜立羣動之本爲常惺惺之學者反多惡動求靜爲其未能立本故動則不靜必分動靜爲二也程伯子曰靜亦定動亦定後人柰何惡動求靜乎周子曰聖人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後人柰何舍定言靜乎皆背乎經而別求靜是以入于常惺惺之學也陳氏以靜坐息慮慮爲持敬之道持敬不昇息慮息慮不昇爲持敬欲兼二者能無入于常惺惺之法邪恣靜寂者或坐七日或坐一月以是希聖皆常惺惺之法耳求外化疾病睡夢瞭然不昧亦常惺惺之法耳

對王仲任雷虛問
雷果爲天怒乎天之有雷所以宣陽出滯不昇盡謂之天怒也在易于豫言佗樂而其象爲雷出地奮天有雷人有

敬居集

雜著二

九

敬居遺書
之六

鐘鼓一而已矣然禮言君子之道遇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論語記聖人之事曰迅雷風烈必變雷之迅其戰陳之鐘鼓也邪儒者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洩雷震恐懼修省心懍懍于此而漢王仲任專輒發論以明雷之非天怒此說也固非儒者所敢道願其言善詰辯多端發難不有以破之疑于其義而求敬天之誠弗可昇也仲任之意曰雷所擊人問其辜或甚小也世有大皇天胡不擊之天不擊之是天不怒也式三曰天之誅惡不盡以雷凡降災于不善者皆天之怒矣而雷尤顯者耳傳曰有鐘鼓

曰仗無曰侵人之怒不盡用鐘鼓天之怒何獨用雷也仲任之辯又曰人君不空喜怒雷之迅有時不殺人不少折敗物是天有空怒也空則妄妄則失威天胡若是邪式三曰天以好生爲心而示之以變所以冀人之返身省察終于免譴而已豈必主于殺傷哉且天之怒有人事之感焉抑有陰陽之薄焉陰薄陽而激爲雷陰之錮者厚陽之激者益力激之益力其發之也瞽大以遠而急疾因之有調燮之意者所當愼也仲任之辯又曰雷爲天怒雨之澍濡者必爲天喜喜怒不同時雷起常與雨俱曷知其爲怒也式

傲居集

雜著二

十

傲居遺書
之六

三曰雷迅者雨必暴雨旣震怒雨亦非甘霖雨陰也雷陽也疾風迅雷甚雨其陰陽相激之極也乎今天烜之以日照之以月凡所以生物者天之喜也陰之氣盛將害于生生之道天因是而有怒怒已而雷息卽天之喜也當其震擊則怒耳然而天之殺物以秋冬而雷常怒于夏仲任因是益疑焉曰以天統言之一陽始于子盛于巳至午未之月陰生而雷之鳴益迅陽怒而蔽陰也仲秋而雷收聲者力不能敵陰則陽退而伏以保其性也若以人統言之陽始寅終未雷非震而弗遜其盛于六陽之未月抑亦宜

矣孔子所謂行夏之時非以人統之尋天乎仲任胡不慰之也仲任以雷爲虛而福虛禍虛之說誤亦類此而其辜

至于慢天

柳子厚天說云天不能賞功罰惡近袁簡齋申之以雷擊嬰兒徵之人爲蟻禍福論之皆本仲

任文特破之以醒迷惑

對唐氏振軍氣問

兩軍相對未戰而勝敗已形亦決之于氣而已矣顧咎人之論氣者用曹劌說以蓄其氣之銳用蘇軾說以倡其氣之懦用唐順之說使督帥于臨陳時斬潰校逃卒一二人以儆其氣之惰而所謂偏裨小校戎服先登者亦隱用蘇

傲居集

雜著二

十一

傲居遺書
之六

說而略變之數者孰是孰非式三曰是皆臨陳時之所爲未言軍氣之所以振也古者軍氣之振也先以信義相聯結而堅其必死之心復持重出之以壯其必不敗之勢心堅而氣激勢壯而氣健今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姑無論智若曹操而燒其掌銳若孫堅而脫其幘卽謹慎若鄧禹若諸葛亮若郭子儀各有挫衄之事是以古之將兵者受命則忘其家臨軍則忘其親援桴鼓則忘其身令發之日坐者涕霑襟臥者涕交頤皆自分必死者也決于必死而氣不撓則平日信義之心有以激之也雖然人情誰不好

生而惡死事出萬死而無可生之路卽勇者之氣未嘗不爲之稍挫而古之善將兵者則不然傲卒之謀黜勿庸狂躁之謀黜勿庸趨小利爭偏勝之謀黜勿庸伍必整也器必備也機必密也部署必尋人也敵情必周知也立已于不敗以乘敵之可勝敵人聞之早以奪其氣而褫其魄而在麾下者咸知所向之無不如意各奮厲以立功則其氣足以吞敵而不懼矣若臨事而蓄之而倡之則曹蘇諸說安可廢邪而唐說其淺者也

對倭寇海戰問

倭居集

禠著三

七

倭居遺書
之六

明嘉靖諸將之于倭寇海戰而勝者十之八陸戰則多爲倭所勝或曰士卒入海無逃遁心皆死戰也或曰倭載水而飲勢難持久也三說是歟式三曰讀籌海圖編列言廣福之船式知諸將之所以勝矣倭之船僅如福州之小倉船與大福船相遇卽犁沈之其不犁沈者大福船之矢石火礮俯瞰而發倭又難于仰攻則倭烏昇不敗善夫戚氏繼先之言曰福船乘風下壓倭船如車碾螳螂鬥船力不鬥人力設使倭船亦如福船之大則未見其必濟之策也然則海戰之船當視敵船之大小以爲之制戚氏其早籌

之矣

對浙江海防問

出

自管禦浙江之海寇者必言海防其說孰是孰非式三日海防者防之于海如楊博馬坤俞大猷諸人之說必守洋山馬磧以及陳錢諸島外藩設而後門戶固門戶固而後堂室安此禦寇于外洋者上策也如唐順之黃元恭譚綸戴冲霄嚴申諸人之說依湯和舊法以沈家門水寨爲險要而洋山陳錢不久駐兵祇于會哨時至之或于寇歸時伏兵以要之此禦寇于內洋者不尋已而用中策也若乃

傲居集

稊箸二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沈家門內之洋任寇往來而內洋中遂無一船一卒之能禦寇者水師盡登陸路鎮將坐聽報于內署迨至寇已分路攻城自知逃奔無路卽委而逃焉不免于誅于是率眾迎敵不待苦戰而以身殉焉同其官則防海之大將也同其所守之地于淡水之外洋旣避之于淺水之內洋亦避之而祇守近城二三里許也同其交戰之時殉歿之處則陳未成列而歿于城外之一二里也此可謂之下策也邪抑不謂之蕪策也邪

平海盜議

海盜之熾于乾隆末嘉慶初者擣嘴黨賣油黨小貓黨新興黨盜之小者也浙盜曰鳳尾閩盜曰水澳安南盜曰艇匪勢甚疆而閩之漳州蔡牽坵之以起迨安南諸盜已滅而蔡牽又崛疆者數季瀕海居民受盜之難有父子老弱縛繫于盜者費屋糶產以贖之不能贖則折頸絕腸刳腹監腦頭顱沈溺聽盜之所爲雖有骨肉至戚者情哀而無所誦負才力而未克復其仇也大將之勇于驅盜者有之矣而胡公振聲李公長庚先後歿海盜之綿延爲難者二十季余嘗息其事而知可爲後鑒者有六大端勇方盜之

傲居集

稜箸二

齒

傲居遺書

之六

熾也吏有揆之者盜飲之酒曰吾駕大艇備十月糧礮重數千斤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吾敵也吏自知力不敵無以難之厥後靈船成紅衣礮鑄始能與盜相頡頏頑耳承平日久海寇略靖船塲省費薄板稀釘一有寇犯營員必自出資費僱商船以用之僱之船少而不能多僱之費暫而不可久安能遇敵而制其命乎可懼者一也蔡牽之歿閩浙兩提督邱公良功王公得祿合擊之先是李公長庚胡公振聲有漁山之捷蔡牽逃至閩復追之牽勢急乃遣人乞降于閩督督遣官赴三沙招撫之且令追兵勿迫

裔牽以是尋脫忝然則閩浙諸將帥大吏不戮力同心卽不能殲盜可懼者二也今相國阮公元爲浙巡撫以盜情下詢諸官弁及布衣士于是議造霆船鑄大礮矣而又嚴保甲查漁船禁私漏禽土盜檄鄉村之壯丁團練相守望選教職佐襍官數十人分巡海口刻木印令其事無鉅細直達毋少隱其事備常泐之所有復勅常泐所未有不然拘常泐沮眾議盜計益恣肆矣可懼者三也安南水澳鳳尾蔡牽以掎角爲聲援其後蔡牽又與朱漬爲黨黨大而力壯乃用計以間之水澳與鳳尾門朱漬與蔡牽分有間

倣居集

襍著三

五

倣居遺書
之六

之者也向使盜知所聞之計而不行其勢不可量矣可懼者四也安南艇匪有倫賢利者廣東澄海人投埒安南乘中夏之豐恣肆毒惡事敗則安南王以爲不知情自古內盜之興必有外敵相援其勢遂聯結不可解今外裔旣橫盜或埒之可懼者五也嘉慶五年夏六月安南艇匪諸盜有松門山之泊風雨狂烈盡破其船艇匪鳳尾水澳之盜以此斃嘉慶十四年七月乙亥颶風起蔡牽之黨舟壞者無數牽于八月丙午乃斃諸盜之斃固人力有以傾之而兼有天助焉後之治盜者遇盜之崛彊而無疾風甚雨以

斃之則必力倍于古人而後足以望成功可懼者六也有治盜之責者知斯民罹盜之禍若是其烈治之不可不急然必知盜之平若是其難而策之不可不周

備外寇議
近有外寇擾邊柔以撫之則寇恣與之敵則慮挑邊釁糜鎮將以是固式三敬議曰此當以春秋傳之汰斷之魯桓公十七季及齊師戰于奚左傳錄桓公命吏之辭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傳之意褒桓公也且示疆吏禦寇之法焉夫外寇入

傲居集

雜箸三

六

傲居遺書
之六

境疆吏禦之禦之而外寇擅自越境是弱我也弱我而不與戰是自弱也戰必待謁于朝是外寇可以長驅直入而無所忌也安有疆吏如此而能自固邊圉哉或曰傳之意褒桓公之能備耳非褒其許戰也春秋無義戰何褒之有式三曰備之云者不急于戰歎抑所以備戰也寇入而不能戰何以言備或又曰戰不待謁得毋嫌吏之專兵乎式三曰未謁不戰寇從此入而疆場不能守其一矣內疑臣子之專權而外任寇敵之擾邊可乎哉晉唐之衰也大將在外必請謀于內而後敢戰機宜坐失國遂以危是可鑒

也戊戌應糜鎮將之聘伯平海盜議備外寇議被庚子果
八月有兵難今三歲矣猶未靖卒糜將之已爲古人也壬寅
識

續韓子五箴

唐韓子曰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
四十有八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
及于壽時道德日負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爲小人
也昭昭矣伯五箴以訟其惡云黃式三曰韓子季四十八
寔爲元和乙未距今道光庚戌子有三十六季讀其辭而
見其心如親炙之式三因此自省蓋自思也季已六十二

傲居集

雜著二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過惡之積奚似至此猶可自恕乎乃續五箴
韓子游箴曰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
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
人之歸乎續游箴曰季已老者秉燭以游豈翱翔乎聲利
之鄉必棲息于定靜之疇明闇如晝夜榮枯若春秋閱歷
既倦可休則休倘愒蕩而不止猶乘無杖之舟身汨溺而
魂飛嗟歸猶之何由

韓子言箴曰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
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女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女爲

傾女不懲邪而嘖嘖以害其生邪續言箴曰榮辱樞機孰
不保護方駐旋馳溢喜溢怒決于武斷繇于皮傅不調適
乎性情雖朝悔而夕誤古之人耄佗抑戒舌捫莫鎔言如
布帛心爲尺度大小短長必循典故如何金人緘口不固
韓子行箴曰行與義乖言與恣違後雖無害女可以悔行
也無邪言也無頗成而不灰女悔而何宐悔而休女惡曷
繆宐休而悔女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愆而斯得女
則弗愆續行箴曰邪念何悖妄念何謂非仁非智行之增
愧爾不愆獨過惡何諱惡集于身爾雖自臭過生于心爾
傲居集

襟箸二

六

傲居遺書
之六

先自憤十目視爾十手指爾爾不密察于幾之初起神人
其排擠爾

韓子好惡箴曰毋悖爾好不觀其道毋悖爾惡不詳其故
痔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舍也爲仇痔之所惡今見
其臧從也爲愧舍也爲狂維仇維比維狂維愧于身不祥
于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
尙少庸有不恩今其老矣不慎胡爲續好惡箴曰同已詎
是疾美毒多異已詎非藥攻病瘥正士異已爾仍嘉之邪
人同已爾仍靡之嘉之毋阿靡之毋呵喜怒哀節非中非

和季老情急或徑直以相加知差已差柰之何

韓子知名箴曰內不足者急于人知需然有餘厥聞四馳
今日告女知名之恣勿病無聞病其矜矜咎者子路惟恐
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女文章負女言語乘人不能
揜以自取女非其父女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
賈憎揜以媒怨女曾不悟以及于難續知名箴曰名爲實
賓主極敦實實之未充瓦釜等列實之既充衣絢必密不
見漢之初魯兩生堅不出漢之疑李仲元嚴君平長自逸
鐸不鳴舌不折玉不獻足不剛日昃之離莫嗟大耋既舒
做居集

雜著二

五

做居遺書
之六

且長山中歲月息游藏修功防佗輟爾實不充爾名必滅
韓子曰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甯終莫能戒既出女
心又銘女疇女如不顧辱則宜然黃式三曰人各有偏學
淺過澹合而誦之如病受鍼

童訓

生我育我厥德罔極竭力事親惟子之職子職如何居則
致敬不噦不洩定省溫清出告反面皆笑必正身體全歸
不洩不徑養則致樂各隨所欲北犬晨驚三釜薄祿疾則
致息不脫冠帶一飯再飯因時減殺慇則致哀服斬食粥

小祥大祥守禮惟篤祭則致嚴春露秋霜優見愾聞誠達
幽明堂構何承先業爲大析薪負荷志立不敗

兄弟天合友恣天性異形同氣小忿勿逞孔融爭刃鋸
不驚李銓舜衣感母通情此皆幼季早著令名古風可慕
私嫌何生十季以長兄事宐同耆老必敬勿謂冬烘汜季
七十除荆學恭順巽而吉尤在童蒙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敬斯德聚古賢猶勵隅坐隨行童子

做居集

雜箸三

三

做居遺書

之六

之禮威儀定命考祥視履揜埽有道攘袂灑水執箕膺搗
外撤其茵幼儀既習傲慢不生蒙以養正聖功能成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有舌誰捫簡默爲吉勿談人短勿衍
已長勿種性謬勿喜欺誑稼穡艱難逸誕如醉詩禮闕淡
勦說非粹兩喜溢譽兩怒溢毀既慮失言復恐取臯弟子
慎此心日敦厚學問既成言立不朽

信四

土以土高水以水流人與人耦孤特寡儔父天母地民盡

同胞仁性如此童性全包自幼刻薄生氣日消雖有雋才
眾惡如鴞

恣眾五

眾非損友義所當容仁人長者禮必益恭亦狎亦敬亦卑
亦恣如渴忽飲如病求艾事師之道一如事親左右無方
夙夜惟寅是是非非奉以折中請業請益心誠乃通困蒙
之吝再三祇黷或見金夫求師不篤

親仁六

學文之初必先六書日月象形武信會意考老轉注上下

做居集

襍著二

三

做居遺習
之六

指事合长假借江河諧聲六者既辨訓詁乃精踐行者道
虛無非道直心爲意幽眇非意仁从人二物我同體諒从
言宐人已俱利生心之性不離氣質治玉之理條縷不失
以此讀經諸經自通下學上達天人皆融

學文七

...

...

...

孫家岱對字

做居集五

續刻

定海黃式三撰

周季編略書後

儒者誤箸必可質鬼神俟後聖乃尋蕪憾經學如是史學
 亦然史家于古人之事蹟未能精核而毀與譽均失上誣
 古賢下惑來學韓子所謂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淡可畏也
 周季編略稿再易季尋方雪齋先生校讀一周後四五更
 改欲就正有道未遇其人今贍寫已數愒方先生已為古
 人不見此書欲竭數月功復自校之校甫四日口漱神昏
 老不足用矣儻後日子孫能請博雅君子更正之遇有謬
 處懇列姓名詳言所謬之實并彙于各條下如子孫能自
 校正亦可列名書之祇求尙論之蕪差毋掩鄙說之不是
 旣望救過且免人禍天刑云爾戊午六月做居老人年七

十

做居集

續箸三下

一

做居遺書
之六

今年六月初旬日讀易一卦或數日一卦繹恩舊義匙有
 新尋精力疲于痔知癯日之所論箸無能自糾正矣季子
 以周自三月中旬起七月初數校讀周季編略翻閱原書
 擇取異同商改十數處如旧需之成移而痔惠施之逐移

而後皆依校定所作越世家補并辨詳析確實余亦依以訂正尤事之大者雖然讀書如掃落葉是書之待改果止于是乎因是蓋望後之能校者也校于余所及見之日余尋據改校于余不及見之後不能更正直言余誤而已存醜公疵是為諍子慙余所願夫復何嫌已未七月儆居老八年七十一又書後

族譜敘

紫微莊墩頭黃氏本無譜也有之自先君子始先君子年

儆居集

襍著二下

二

儆居遺書
之六

親鈔錄而力復不足以延請名師為之贊成其事譜中魯魚亥豕之譌未嘗不自以為憾然而定世系編世次錄世衰世範嫁娶必書生卒必書徙居與墓地必書煌煌鉅製所勅輯者備矣式三束髮受書夙聞家學經史雜文露鈔雪纂夙夜黽皇冀承先志而恣博不博功無成日迄今年已五十有二矣憫宗譜之續修歷久愈難舉四十年內之事次第之而排編之復檢舊譜遺稿有文已釐正而失于錄入者有稿尚未定而遂未登錄者采擇之而補綴之亦先君子未竟之緒也再譜事止于嘉慶庚申續譜事止于

道光己亥旉譜追所自出以唐季太傅公爲一世續譜近宗所出以旉明徙翁州之祖爲一世翼後之人合旉譜續譜而讀之勿以續譜爲蛇足勿以旉譜爲弁髦焉爾庚子六月敘

族譜書後

族譜初自庚申越庚子續修之以族無公資不能請才學閔博者董其事迺與季弟穉生言曰族中讀書者止吾兄弟二人譜不續修二人能謝責乎穉生唯唯聽命而議遂定惟是正月初議越五月續稿甫就而定邑遭兵城陷人

儆居集

稜箸三下

三

儆居遺書
之六

心惶惑是以促筆謄正二人合成一冊而舊譜之魚魯身勇未能校正心長憫之敢言譜事之告成乎辛亥郡城邀式三修譜尋見其丁巳寫譜戊辰印譜二者合讀繙繹數四校正爲多而秋闈抱病鄞譜亦未精核而遽竣事旣歸迺復自閱其族譜訂譌闢謬益有端緒以手腕疲弱未能親謄命子以愚以周續書之是以一譜中有四人之筆譜旣成書此令後之修譜者無疑筆跡之異且知成此者之非易也抑恩庚子以後吾家中諸子諸孫讀書成名者復增五人踵起者頭角崢嶸正未易量則後日之續校是譜

而增所未備者蓋有寄焉矣咸豐丙辰八月式三書後

鄞縣族譜敘

我黃氏之居鄞塘鄉古千里者唐太傅公季子大司寇公之舊址也十四傳至宋季族兄弟二十一人安夫公諱秀發始輯宗譜以宋亾各避兵械居惟一齋府君諱元秀仍居古千里十七世乃有五房諱溫者為長諱良二諱恭三諱儉四諱讓五明正德閒我長房二十三世兄弟六人起元公諱俊徙居昌國卽今之定海紫微莊塹嘉慶庚申先考屏山府君錄長房之本支自為譜道光庚子式三重做居集

襍箸三下

四

做居遺書之六

修之四房之二十三世兄弟三十人東湖公諱綬仕至僉憲徙居郡城之小江里是時宋季之譜已亾而東湖公于嘉靖庚子尋鄰族舊譜推尋世系重勅家乘萬曆庚辰秋官大夫漢陽公諱景峩再修之甲寅少司空玉陽公諱景章三修之順治己亥司戎大夫大鼎公諱鼎鼐四修之康熙閒大令調園公諱廷相等五修之乾隆丁巳孝廉夏齋公諱道炎等六修之嘉慶戊辰司馬東井公諱定文七修之距今四十三年矣族之長者集議重修俾式三主之式三資不敏學復疏淺自慮不能闡揚潛德紀述偉功而以

水源木本之義不敢辭爰是合丁巳戊辰兩譜之存者攷其同異擇是而從續輯戊辰之後世系世表世傳博稽執文以承先人之志其提綱絜領足以匡式三之未逮者惟蒙莊叔父是賴而定海長房之一支旃旣分譜不敢復合仍舊貫而已咸豐辛亥三十三世孫式三誤

讀春秋備忘敘

四明自謝山全氏白巖姜氏後說經者蓋眇今于慈谿昇二老焉曰王簡夫曰時迺庵簡夫生平所服膺者說文段氏注以爲讀書先識字必從此入門其他字不稍苟而戒

傲居集

雜著三下

五

傲居遺書
之六

余之字苟于从俗而迺庵說經媻論大義讀春秋備忘其一也余讀其書于意所隱者雖駁襍如啖叔佐趙伯循亦節取之于意所不隱者雖左傳亦屨之無論公羊穀梁余佗春秋釋謹守左氏學公羊穀梁或援以參證焉左傳五十凡尋杜氏釋例通其大半復以意補足之校正之余之拘守左氏學猶簡夫之媻守說文也雖然近儒說春秋者如方望溪顧震滄之書盛行于世迺庵之不拘所學大略相同余敢信己之是而謂迺庵之不是乎余生平究心于文字之學而謹守不及簡夫春秋說之略不及迺庵之詳

且決簡夫長余二歲迺庵長余一歲精力俱健于余二老
之學將日進余老而疲懼日退

詩學自怡錄敘

鎮海劉友星若謨詩緝補義已槩行世後復增刪稿存于
家其書訓詁精攷核嚴是希有之珍也嗣遇慈谿時友迺
庵示以讀詩備忘其書恣博取廣收如豐氏謚誤子貢傳
亦采錄之而王友西嶼不以為是然西嶼誤詩學自怡錄
書未成不出以相示式三夙誤詩序通傳箋同異攷二書
皆未成亦不出以質西嶼相見時各以成書為勸勵今西
嶼既歿子肅猷奉書以請序二雅之篇闕如焉其書每篇
申古序論大旨閒或有與序稍異者乃守其柯師鳳山之
傳而時友迺庵所采之新說直駁正之四明白姜白巖詩
序廣義而後以說詩名者不知幾人而同時逮見者三友
之書而已西嶼之書多直駁朱子之集傳百會者必駭雖
然忝序言詩朱子之失也護朱子一家之言而謂詩三百
篇之有邪悞不幾于侮聖言乎世有敢侮聖言者何能不
侮及西嶼而西嶼之意亦求無悖于雅言之教而已憎乎
劉時二友亦同為古人無由辨質于一堂也

微居集

稜箸三下

六

微居遺書
之六

六經奧論跋

宋東萊呂氏祖謙誤六經奧論詳見呂集四卷荅晁與言書自明之中葉有好事者竊其書以為鄭漁仲所誤借重名以行其書駁之者以為漁仲所上書目無奧論漁仲紹興年間人書中言辭亘齋朱文公皆在其後且其天文總辨中論鬼料竅一條謂夾深先生尋是書而讀之其譌顯然因之書遂不行不知辭朱皆呂氏友故及之其僞文公者必傳寫者竄改之耳其中書之悖謬者如言先天諸圖康節尋之希夷將啟手足之際康節當佗種放種傳穆修微居集

稊箸三下

七

微居遺書之六

穆傳李之才李傳邵此中必有譌奪字由後人傳寫改竄而誤呂氏豈不考人之系代源流謬妄至此夫呂氏本南宋大儒之閎博者其書中多格言足令人采集中自言此書之論與博議皆少年為場屋而佗淺狹偏暗不中理則書中之論有不醕者亦不足為呂氏病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古文尙書疏證跋

古文尙書疏證太原閻氏百詩所著安邑宋氏半塘以其書之文辭曼衍重輯尙書攷辨吳邑惠氏松畦簡約其旨

從古文尙書攷皆以是書爲藍本是書之攷辨類多痔儒
所未發其取精者據漢書藝文志孔壁中所尋之古文校
伏生書增多十六篇傳古文者杜林氏馬氏及北海鄭君
語亦見漢書鄭君之篇目見于尙書正義增多者亦十六
篇析九共爲九篇亦僂二十四篇梅氏所上之書增多者
二十五篇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鄭君所見真古文有
之而梅氏書無之其仲虺之誥等書共十六篇鄭君所見
真古文無之而梅氏書有之可以決知其譌書也譌書黜
而聖經明矣近時述閻氏遺事者或盛僂其四書釋地而
傲居集

稊箸三下

八

傲居遺書
之六

不及是書儒者注意舉子業釋地之書行于世而尙書疏
證之大有功于經者未及徧攷以箸之于傳而或者復以
閻氏之攷訂失之細碎其論箸之是者亦不過與時文家
同科式三謂聖人之言如日月風雨之所以生人也賢者
之言其大者如布帛菽粟之有濟于人也其攷辨異同訂
校譌謬極于瑣屑而不憚煩如耒耜之有用于農機杼之
有益于織也閻氏尙書疏證之中或無闕于尙書而闌入
之此半塘所嫌爲曼衍者而其實多有補于後學況乎辨
梅書之以譌亂真其功不尤大乎錢氏竹汀江氏鄭堂爲

閻氏傳獨詳述是書之功以是歎其識遠者其言備也雖然猶有憾閻氏居器京毀盡禮蔬食以終方其母歿時不忍父之獨處也旣服闋猶臥起于父室者一年父諭之反私室卒不吝錢江二傳之未詳此何邪自孝道衰器紀禮廢久矣求其能維持風俗使人道之不滅亾天性之汨沒者正賴有此束身名教之人也

方雪齋曰言如藥石攻入膏肓未幅揭出事親

之誠尤足表微衆教尋讀相室袁孺人事實知兩賢大節先後合符信乎行以文傳文必以行立也爲之肅然起敬

任氏禮說跋

彛恣任氏釣臺之文淵懿樸茂迥異凡手及讀蔡氏三十

傲居集

襍箸三下

九

傲居遺書之六

大家小敘知其邃于經學因歎充實光輝原非猝辦而箸佗未窺搜求彌切旣而從坊間尋易禮兩注繙閱數四鄙意未愜一似向之所嚮慕者眩其名不知其實以鼠爲璞見笑大雅焉已乙巳館慈谿坊友以呂氏大事記及任氏易禮四書注強委之因尋大事記而誤周季編略固喜之任氏書竟未暇深覽戊申季子以周誤十翼後錄命取其說以爲任氏易注謬誤旣多後將不傳其中精識確見有經十日恩而不能獲者今必收錄庶幾不失侗儒之苦心而攷其禮注于經文割裂俱倒尤怪之而不閱夫禮記雖

漢儒所香輯流傳既遠安敢擅改晉魏孫叔然炎本師鄭

君而改易再編以類相比條別支分唐魏鄭公徵因孫所

修更加條理其書烜赫一時今皆不傳惟朱子儀禮經傳

通解吳草廬禮纂言體例同于孫魏因時近且為大儒所

箸尋行于世而千年後之傳與否不能必以孫魏二書卜

之且吳氏伯小戴記三十六篇序錄云朱子所附戴記或

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

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今任氏

擬仿朱子為草廬之所不敢為吾恐其見怪于世非特草

微居集

雜著三下

十

微居遺書
之六

廬之比矣草廬易纂言全氏謝山力駁之所駁皆草廬之
所失誰敢復護其非而草廬之所尋甚多已命以周采入
十翼後錄亦猶錄任易之意也懼不能擇任氏禮注之精
者以亟于後蓋論禮之精者人所十日恩而不能獲猶之
易也

陳氏論語古訓跋

鄭君康成論語之注近時輯集之者陳氏仲魚為詳雖有
錯誤漏闕其功可謂勤矣俗有託名王伯厚所輯之贗本
不及也夫古人經注足以開示後學非盡于艱澁辨詰曷

之而平文大義自有平易切實之語可以不朽鄭君之注
已區今所輯者多由與後人相歧異辨之者猶槪見于各
說中耳以鄭君與後人歧異之說亦有鄭君失之後人尋
之者故所輯鄭君之注未必盡為可從是以壽佗粹言祇
據禮注詩箋而恕其注論語平易切實之語有已區而不
能輯者為之掩卷長歎也

韓集箋正跋

韓子之詩文歐陽文忠公極恣之後人雖有恣者或未及
也十數年壽遇吳丈仲倫讀韓子文甚輒所佗能摹擬之

傲居集

稊箸二下

十一

傲居遺書
之六

以為今之恣韓子者吳丈其一也今讀箋正而知復有方
子式三恣讀秦漢文于唐則酷嗜韓子時或瀏覽乎歐陽
曾王諸家不若讀韓子文之心說誠服惟是家無譚本僅
尋五百家注及徐刻攷異本以訂俗本之謠校對無徵宿
疑鼻解譬諸摩挲美璧不能去其玷為惋愴者久之方子
箋正為韓子雪誣如障狂瀾闢注家之謠謬如櫛垢爬痒
呼醉且寢者之蘇醒焉可謂恣之淡而論之詳矣抑又有
請質者祭張署員外文年未三紀未疑當佗方貞元十九
年韓子三十六歲也祭鄭夫人文年方及紀方疑當佗未

大庾十二年韓子十歲也復志賦云當歲行之未復兮從
伯氏以南遷固足取證送侯參謀詩河北兵始進始一倖
未夷其例也改葬服議雖有其文未有箸其人者文人二
字疑當互易送鄭校理序不知古君子何如耳如疑加之
譌聿盛山詩序又妙能為辭章妙疑少之譌日為事事疑
詩之譌李少尹墓誌李錡崱反崱疑將之譌劉統軍碑終
琳之己已疑世之譌徐偃王廟碑盡惠廟民廟疑衢之譌
袁氏廟碑與中國相加尤疏加疑好之譌原鬼有鬼有物
下擬補怪字何謂物下亦擬補怪字與下物怪是也句相

傲居集

雜著三下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應李翊書不可以不養也不上擬補氣字下氣水也句始
接平淮西碑其無用樂下擬補初字與下十二年八月句
相呼應南海廟碑故常選用重人擬補重人二字因複字
之傳寫而夔此皆式三一人之朮見苦無譚本可校未識
署中各本有可校否又如原道云博恣之謂仁行而宐之
之謂義原性云性有三品後儒有不以為然者式三力駁
之以申韓子之說詳見拙集及論語後案未識宐補入否
外集如通解擇言鄩人對河南府同官記記宐城驛與韓
子文高下迥殊未識崱儒之疑其為贗者可采入其說否

讀書求甚解疑竇滋生詳書于後以俟方子質正焉此外有籤記二十餘條未識高明以爲何如芹獻不足倉取其誠而已

論語直旨跋

論語直旨何氏小山謾小山名綸錦字子襄爲婺校官書之盛行于婺者也甲午歲婺友曹秋澹寄式三觀之其書所引證者標王氏陽明之宗旨援毛氏西河之攷據于朱子說駁難不遺餘力而繼之以罵式三深疑其過書跋語而還之秋澹嗣復尋之于書肆再讀之知是書之實難盡

傲居集

雜著三下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信也夫易書詩禮春秋當聖人未刪訂之時異說必已紛紛起而聖人乃定之逮聖人既歿而說又歧觀春秋之傳公羊穀梁與左氏不能合一則知說經之難自管皆然矣論語一書在漢時有古論魯論齊論三家之說舛非近似春秋之有三傳乎漢文帝時置論語博士其後惟五經有博士而論語之博士旋罷漢末北海鄭君綜合三家之書擇善而從其注亦惜不傳宋儒者多解論語朱子廣輯一代之儒說而成集註有或問諸書所駁之說而集注仍錄之者備異義也抑意有所節取也其有朱子所自注而不

能無誤者究其說蓋有所受之也讀是書者攷校是非以
求經旨析其所可疑將以表其所不疑者為可傳示于後
世耳若依何氏小山所述陽明西河之說將必火朱子之
書而論語之旨始明自明季以來儒者或遵程朱或遵陸
王其言各有所是然讀其遺論大抵以空言相辨駁入主
出奴互翕互張人算之憚西河之書屈朱子倡格物說之
為謬屈治宋學者之擅譏陽明大儒屢僞聖人尙事功重
材幹以歸于宗尙陽明之旨而其學之博言之辨足以恣
其意之所欲達觀其尋所攷據伺隙而攻雖善為朱子辨
微居集

稊箸三下

齒

微居遺書
之六

者不能舉西河之所皆罄盡駁之以自申其說以說經之
難朱子固不能無誤也式三謂戴嵩畫鬥牛圖肖其形而
掉其尾不能不見譏于牧者然使牧者自畫之必將不肖
牛之形而人皆掩口笑矣小山之于西河胡亦有相信之
過者歟

稽生弟穎曰輪攻墨
守昇此而解圍講和

葉星山集古詩跋

即自題葉星山詩卷短跋錄宋史遺刻

葉友星山好集古成詩積久裒卷而告式三曰詩法之精
之巧盡于古人矣後之人將蹈襲之不如集之也式三曰
詩者所以抒志也拘以梁之聲唐之律而志不抒矣飲酒

學陶遊山學謝惠悲學杜廣適學李而志益不抒矣況集古人之句以成詩哉詩人聞所聞見所見不必與古人同卽聞見同矣悲者感之爲悲樂者感之爲樂各抒己志復何襲于古人余不善詩聞作之隨復輒棄不自恣然合所存諸詩而讀之與古人無一言相襲也星山媻心壹志于詩有年矣以己所聞見與己之志發之爲詩不牽強埒合于古人則性情耳目皆有以自主而其辭之奔赴馳驟者譬諸解絆鬪騁康莊人將不能量其所至策杜鞭李逐謝追陶何難哉星山笑曰詩必如是其他也則集古詩其以

傲居集

襍箸三下

五

傲居遺書
之六

覆醬瓿乎式三曰是又不然春秋名卿大夫皆風雅材其燕享贈酬不自作詩取古人之成什斷章取義而已況自魏晉而後如唐如宋如元明詩集充棟無不抽祕逞妍善于取者裘非一狐蹠非千雞尋其美抒心而新之襲之乃所以不襲也管人評王逸少臨鍾元常書謂其勝于自運詩之集古也其亦有然者乎

對魏鄭公奏議付史官問

唐太宗屈己聽諫世算不偁賢後嬖人言魏鄭公以毒後諫諍語示付史官褚遂良太宗怒之宋曾子固極言太宗

之失因并言焚橐者之非果盡是也邪曰陸宣公嘗言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知我之能從又曰若納諫不違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觀此則太宗苟不怒不尤見心之闕乎此曾氏所以責太宗也願以太宗之賢而猶有此怒則知孔光陳羣之焚橐乃季世免難者之所爲有所不尋已也而以諫書付史官豈非可已而不已乎疑此本誘語非事實也管石徂徠以枉死其子請歐陽公作傳歐陽請俟十餘年後風波已平而爲之士君子

做居集

雜著三下

去

做居遺書
之六

傳志必量其時而出之況乎奏議

對羅氏宗旨問

或問羅近溪師事顏山農醫產以脫其臯獄中侍養六年不赴廷試蓋自聞擴充之教易制慾而體仁佩服深矣而晚年教學宗旨傳言大學之孝弟慈尋無並師說歟曰此正合擴充之教也論語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望人以孝弟擴之由本逮末闕仁之量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言唐虞之教化亦惟此孝弟而已也孟子又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言良知良能之孝

弟充之則仁義逢天下其意皆同近溪由山農而習陽明
心齋之教晚年教人一本于孝弟慈欲人由三者擴之以
仁讓化天下與所聞擴充之旨若合符節而論語孟子之
旨隱與通貫儒者好元妙于有子之言或疑支離于孟子
之答曹交或媿皆交事長無禮孟子有為而言于近溪之
學喜談其泛濫仙釋讀傳習錄以瘵病而諱其晚年之宗
旨非所謂道邇求遠事易求難乎季世兵戈四起膏液潤
草肝腦塗地使斯人築聞孝弟慈之風何忍為此舞干羽
以格頑讀孝經以消賊語雖近激意譏忘本以是知近溪
傲居集

稊箸三下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之講大學不可易矣近溪以山農為聖人近溪之弟子楊
復所以近溪為聖人殆未可遽信而晚年切實之教洵可
信也是故教雖多術而所患者常談不談楊生弟穎曰張
靜悟有談及聖門博文約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之意者
不以為粗淺則以為支離約禮說諸篇益為此而言常談
不談切中明
季以來之弊

對左傳死兆問

春秋左傳言人死之兆或者以為疑曰無疑禮稱曾子易
簣之尋正顯孫子召申祥示以君子之終此大賢之所為
也禮又稱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

出諸其口何其賢也左傳言其視蔭而語偷年未五十而
諳諳焉如八九十則其衰也繁賢而頓衰怠故人知其歿
由是推之劉康公屈成肅公之受服不敬以其築之能敬
也叔向席單成公之視下言徐以其築之不下不徐也子
服惠伯屈滕成公之惰而多涕以其築之不惰不涕也鄭
悼公之視倏而流楚武王之心倏而蕩屈瑕之趾倏而高
皆以變築履而知歿彼卻犢越椒之築傲惡盈而族滅安
尋以趙文子諸人例之乎然則趙文子諸人賢之次也傳
言程鄭問子羽降階何由然明言既登而求降階知人而
倣居集

雜箸三下

六

倣居遺書
之六

已不在程鄭將歿而息也則以其築之不知降下變而從
善則歿新序楚其王有疾召令尹言筦蘇功不細必厚齎
之申侯伯過不細必亟遣之明日王薨令尹卽拜筦蘇為
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身之將歿其鳴也哀人
之將歿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其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
聞道夕歿可矣予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歿身不寤者也
然則楚其王晉程鄭又其次也自古皆有歿人其何所恣

哉
對三命問曰其遺事全篇皆其論蓋而黃輪中未氏士而

或問子信正命隨命遭命之說是天威所加無正命隨命而必遭天折歟曰善人天地之紀也民之望也所以天下遭六極之時或亦有隨命焉但其事少耳管姜士遊詩孝

能感天宅側涌甘泉旦躍雙鯉天下聞其名赤倉械賊過

其里而弛兵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是盜亦不敢逆天歟是

故倪子明萌末兄無莖而脫劉公子平泣歸養母而脫祭

次孫彤秉義守冢而脫彭子陽修拔兵救父而脫蔡君仲

順采甚異器而脫皆以孝友見稱尋免于難豈非孩提知

恣少長知敬感盜以性之所同而盜心亦隨天心而轉歟

傲居集

稊箸三下

元

傲居遺書
之六

荀君大恂少修清節匈奴入寇相約不入荀氏里鄭康成

經學著名以聘至徐州賊數萬皆羅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荀之清節鄭之經學于盜何關而盜亦勿殺然則善人為

天心所祐而盜心可轉自非德足感天故矣恩感盜歟抑

孔子自言斯文在己而微服過宋當小人道長之時亦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而已

對腫脹問

腫脹之瘡張景岳以金匱腎氣丸為最此說是歟曰此治肺脾腎之俱虛者也雖然虛虛與實實皆醫之害耳繁問

靈樞言風水膚脹者章章矣金匱言五水有風水皮水之
瘰皮水卽膚脹風水感于風而畏風有此瘰有此藥方書
具在烏尋棄之馬氏纂問水熱穴篇注曰後世止知水腫
不知有風水之義但知利水而不用風藥天在者不知幾
千萬人而歸咎于朱氏震亨朱氏尋許氏謙之學而爲名
儒也亦尋羅氏知悌之傳而爲名醫也以腫脹爲溼熱瘰
宜養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患滋水以制火使肺尋清
化之權以此治虛熱保金猶慮其害土也矯之者遂概用
腎氣丸矣而外感風邪之瘰何以驅除之乎余年六十九

微居集

雜著三下

辛

微居遺書
之六

歲在丁巳八風失序者彙月于九月初忽尋風水瘰其至
甚速自知此爲風毒所中醫者以年老精衰力勸用補虛
之藥且言補虛猶恐不救如不用補將速成巨然竟用金
匱風水皮水之藥而瘰均是金匱書也用其一而廢其一
則偏

對三元九宮問

或問三元九宮之說曰有謂七閏積十九歲爲章四章積
七十六歲爲部二十部積一千五百二十歲爲紀者三紀
之積四千五百六十歲爲元也有謂八十一章積一千五

百三十九歲爲一統者三統之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也有謂三十歲爲世十二世積三百六十歲爲運三十運積一萬有八百歲爲會者十二會之積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爲元也而今之言太一九宮者以歲之九宮言六十歲爲一元以月之九宮言五歲六月爲一元以日時之九宮言五日六十時爲一元是爲太一之三元其說紛紛算定也或曰太一九宮之說是河圖歟洛書歟曰戴九履一之圖北宋劉長民牧沈存中括以爲河圖南宋蔡季通元定以爲洛書朱子信蔡說故九宮爲洛書五方爲河

傲居集

雜著三下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圖相傳至今駁之者則云圖書配卦疇漢儒已有此說而其書之亾旣久北魏關子明朗有洞極經以五方爲河圖九宮爲洛書洞極經後人僞作託之關氏朱子已言之則圖書亦不足據先儒歐陽永叔修司馬君實光項平甫安世袁機仲樞歸熙甫有光郝仲輿敬皆恣博覽獨欲屏棄圖書而不觀矣或曰然則九宮之數不足信歟曰大戴禮盛德篇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據九宮法分上中下言之蓋相傳已久矣是以張平子衡力言圖讖虛妄而猶信九宮鄭君康成于經注亦言之王伯厚應麟于小學紺珠

載太一行宮之洽餘姚梨洲先生嘗以是洽授其徒近儒孔翼軒廣森注大戴禮亦引太一洽以徵禮經不能盡黜其說也晉歐陽永叔不信圖書九宮之洽曾子固鞏則譏之曰書言天錫禹九疇易亦曰洛出書而世或以為不然以非其耳目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眾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于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然則太一行宮之洽歐陽氏之所譏而曾氏之所不廢

做居集

雜箸三下

三

做居遺書
之六

其孰是孰非安能遽定邪或曰今地理家之言三元九宮者云上元之玉氣坎為主坤震為輔中元之玉氣巽為主乾為輔下元之玉氣兌為主艮離為輔其說蓋有所本駁之者以為上中下三元之一四七乃其一歲入中之一星以此星定六十年衰王譬以元旦一日之吉凶定一歲三百六十日之吉凶理所必無申之者以為太歲干支定一歲神殺之吉凶則三元以一四七領局之星猶之歲也非元旦也二說相持將孰從曰術者自有其術非儒者所能奪也抑古術固有未可盡信者如魯梓慎言日食之為水

昭子言旱鄭裨竈言鄭又將火子產屈其是亦多言矣豈
或不中則咎來告者之不宣事實邵堯夫雍皇極經世之
書讀者所疑宋史謂當時學者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
言先之雍未必然以是知術數之學有中有不中古今所
同不能辨也管孔子自言年五十而知天命知之則能辨
其是非矣聖非孔子安能辨其中者之果是不中者之果
非則古有是術苟非大悖謬者烏昇遠屈之然非信而有
徵者烏昇遠堅守之禮曰疑事毋質

做居集

雜著三下

三

做居遺書
之六

對周易纂說問

端木太鶴撰地理元文周易纂說以先天後天互用其注
易亦復如是善疑者以是問曰周易豈纂經卦有先後
天孰分之邪有先天八卦遂有先天五十六卦孰初之邪
易之象棺槨取大過棟橈枯楊滅木滅頂皆象之此文王
周公孔子之言也以絜淨精微之易而誣為纂經安見其
絜淨也乎魏伯陽參同契以爲後天之坎離無用必用先
天之乾坤此丹家謎語僅借坎離乾坤互言之耳猶未言
先天八卦也地理家以乾九坤一離三坎七爲淨陽震八

巽二艮六兌四為淨陰八卦配河圖分方位而有先天之說實始于此為此說者有二或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順逆布之說本于邵堯夫或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五艮六坎七巽八順布之說見于洪容齋李蒙齋據葉九升羅經解以邵氏說為後來所舛造洪李說為地理家之舊傳葉氏參信淨陰淨陽之說不能不言先天而云先天有卦象無五行後天則陰陽五行具備故經盤諸用俱從後天蔣大鴻以先天卦明對待之體而能遵楊氏說直駁淨陰淨陽之謬因言先天卦以陰陽之對

傲居集

雜著三下

雷

傲居遺書
之六

待者言有彼此而燕方隅後天卦以陰陽之流行者言則有方隅要其詳言後天卦而略言先天卦則同也端木氏以地理之術簧鼓天下佻周易葬說皆以先後天互言見義其易各卦注亦復用之支離衍蔓自申舛說後儒以端木氏為有力者所推重僂贊不絕口遂以其說上媿于楊曾而培塿乎蔣葉不知端木地理之術旣足以害家國天下而注易復足以害經

辭頌壽

春秋左傳正義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文選注

引蒼生經軒轅帝之語同七十歲不足以爲壽也以七十
爲壽見莊子論衡白傳詩幡然七十翁夾足稱壽考杜工
部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人多誦之而非古矣誕日設讌以
賀二親事見顏氏家訓而賀壽之盛禮始于唐元宗開元
十七年以天子爲之而賢臣之獻規箴者不濫頌壽大夫
士家豈不敢仿此禮是以唐之文人無所不序而不序壽
後人備述生平尋意之舉化序以書諸屏序之者往往選
尋意之文入集中尤非古矣余生七十無尋意事之可述
所尋意者自年四十後讀經有所校正筆之積而成冊不
微居集

雜著二下

五

微居遺書
之六

能覩縷述年已老不立宗旨無可爲學者述族黨中有心
知復不待述自顧殘年醜然內愧以老萊舞斑之年而余
悲風木以韓元長兄弟同居之年而余隔遠洋以師曠勸
晉平炳燭之年而余猶昧行以徐鼎臣校寫說文之年而
余虛譌謬傳曰老將知而耄及之諸友能勸余善規余過
俾余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是良友也勿以壽爲頌聞天

